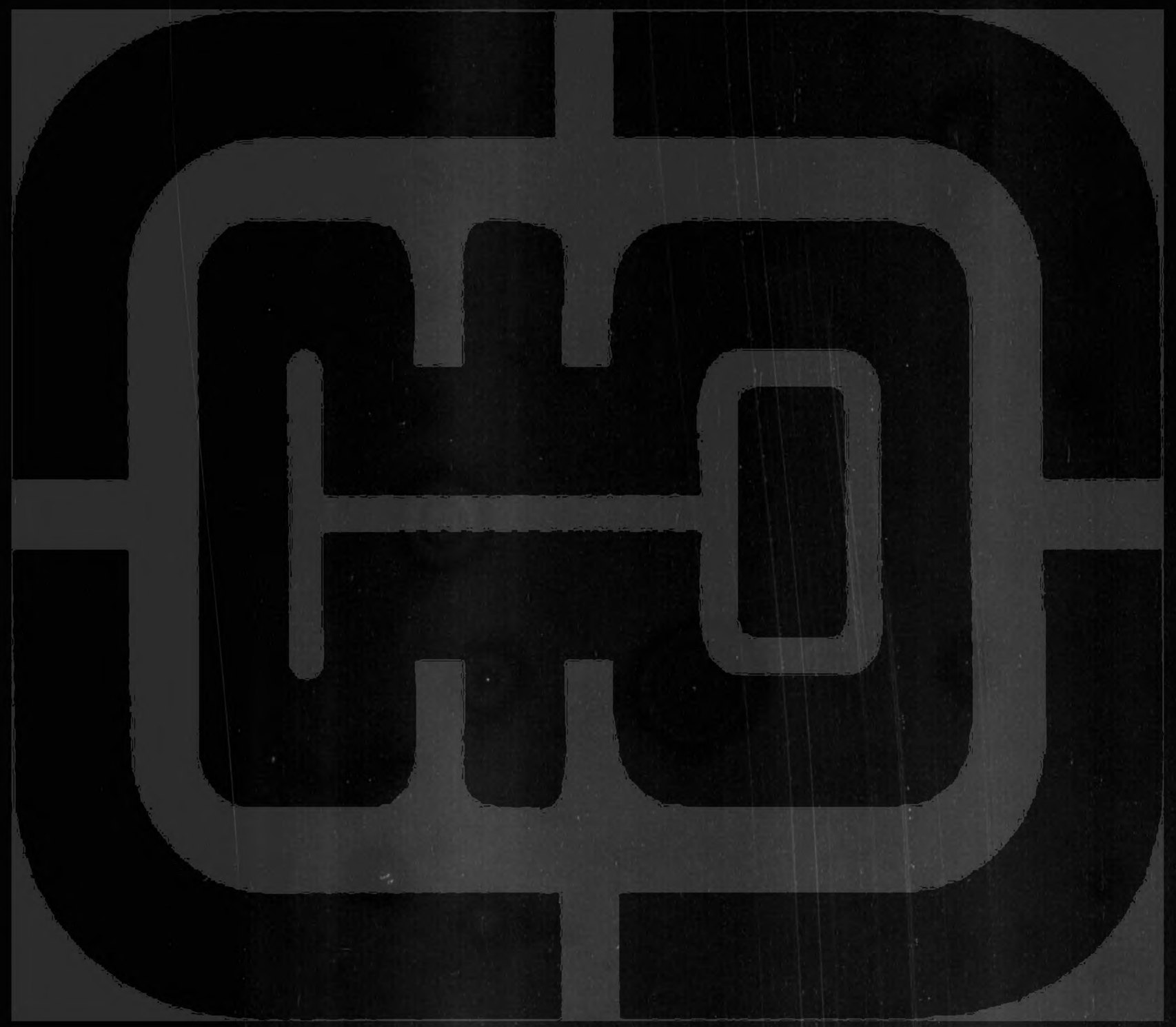


藏書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註云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不賢則不能者勉愚謂不特此耳凡評人之賢則不賢者有所警無非教也○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共一直稱閔子蓋其弟子尊師故不字而子之先儒程子又以論語之書為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以子稱者意正如此

先進於禮樂

○此章前段是述時人論禮樂之失後段是以已意矯其失也謂夫今之人皆曰先進之於禮樂則文質彬彬正君子之道也時人之論禮樂如此是固舍先進不從而惟從後進矣我則不然惟不用禮樂則已如用之則吾必從夫先進夫以孔子之必用先進如此則先進之不為野而後進之未為君子可知矣蓋周末文勝時人之論不自知其失中而過於文也夫子之自言如此則欲損過以就中也

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閭鄉黨大而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无禮樂也但周之盛時文武周公監二代之禮而損益之當是時文質得中正所謂先進之禮樂也及周末文勝時人反以先進為野人而惟崇尚夫後進之禮樂故孔子述其言而反其意以矯其弊而歸於中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為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着猶言云謂之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逐旋進上之意故云進○野人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市廛之人多文而郊野鄉村之人從來是朴質也○君子謂賢士大夫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對○夫子之從先進正欲復文武周公之舊所謂郁郁乎文哉

者也或曰如用之夫子是謂他日得位而言故曰如假設之辭也然則此所謂禮樂專指宗廟朝廷之禮樂乎而夫子所謂吾從周者又何所指乎且夫子如得位以用禮樂則又將損益四代以為萬世常行之道矣豈特從先進而已哉

從我於陳蔡者

重在上句孔子豈以其不在門為憾哉以其嘗相從於陳蔡間時往來于懷而不能忘耳於此可以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矣○當時孔子在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行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孟子所謂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也又孔子凡兩次適陳

德行顏淵閔子

○此十人者皆從夫子於陳蔡者也門人以其各有所長故分其目以記之非當時夫子有如是之品題也○朱子所以知其為門人所記者以夫子平日於弟子皆名之而不字而此條則皆字之故知其為門人所記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蓋即此而觀既有德行言語等科則聖門之教不混於所施必因其材而成就之可見矣此是餘意○顏淵先顏路而卒然嘗從夫子於陳蔡又嘗從夫子畏於匡則父母在而遠遊者古人固有之矣故夫子不徒曰父母在不遠遊而又必曰遊必有方不然上句說殺了○仲由字子路後為季氏宰因稱季路由也非助我者也

○聖人意謂他弟子於問辯之間常有以發吾所未發是我蓋

嘗得其助若南也則非有助於我者也蓋凡聞人之言者必有所疑然後有所問必有所問然後有所發今南也於吾之言或已或細或精或粗無不歡然領受而一無所疑既無所疑安得而有助於我哉蓋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一句註不分貼○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說今小註分貼大謬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都說不得正意出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於分貼矣宜細玩之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焉非助我者也此豈憾之之辭

孝哉閔子騫

○孝矣哉閔子騫何此也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然或溺於愛敝於私而人未必以為然也今閔子騫不獨父母昆弟稱之如此外人亦如此稱之都不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夫閔子能使內外稱之無異辭如此自非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何以臻此故夫子特嘆美之○新安曰夫子只稱其孝集註兼及孝友者蓋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夫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孝弌二字兼友在其中友實孝中一事也

○吳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然考胡氏謂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則吳氏疑其為集語者之誤近是或曰夫子蓋以其賢出群弟子之右故特字之而不名如春秋季子來歸之例然孔門

耳イニ矣

弟子莫賢於由夫子所稱亦莫盛於由今其見於諸書者未嘗一以字稱閔子雖賢未及顏子夫子亦安得獨字之哉朱子不特解此一節者豈以其無關於大義耶○一說夫子於此獨字閔子何妨以由之賢而夫子名之亦可以閔子之不如由而夫子字之亦可看來此說亦近正大然未為定論也

○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為家以外為外人是言其孝友之實人皆稱之淳于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亦不分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蓋只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耳父母昆弟舉一家人而言或以其獨處人倫之變故夫子稱之此說於夫子本意全不切夫子本意只是見其孝友之實云云耳胡氏註最得夫子本意集註取之而不復贊一辭○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總見其實有是孝也重在人不間三字○一說夫子意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今閔子之行不但為父母兄弟所愛而亦外人所愛故外人愛之之言無以異於其父母兄弟之言此其所以獨為能善事親也然集註意不取此亦可備一說蓋言不必專主孝友而孝友之稱亦不必出自其家人況父不稱子善今集註引胡氏說乃以內言為據而又以外言為重略有未能釋然者○必曰父母昆弟之言者凡有愛之之心必有愛之之言見古今人間愛惡何者不形於言故曰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南容三復白圭

○此當與弟五篇邦有道不廢章參看只是一個南容南容亦

只是一個賢夫子亦只是一個取其賢雖所記不同然不容有異旨故朱子亦參彼章來解孰謂邦有道不廢意輕哉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又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此道理儘大南容三復白圭而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蓋惟人不能謹言是以國有道不足以興國無道不足以容而不足以托其子女矣南容之欲謹其言如此則邦有道可以不廢邦無道可以免禍而夫子所以兄子妻之也

○宋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夫子答之視答哀公雖略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略而未嘗有欠缺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

顏淵死顏淵家素貧其殯也無椁其父顏路不忍顏淵之無椁以夫子於顏淵平日師弟之間恩義兼盡意其當無所靳也乃請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椁殊不知顏淵既貧其殯也可以無椁夫子為大夫其出也不可以無車故夫子不許然恐其以為吝也故舉向日所以喪鯉者釋之曰子之才或不才以父視之則皆謂之子也且汝之於回猶子之於鯉也昔鯉也死亦只

是有棺而無椁當是時吾亦未嘗徒行而以車爲之椁何也以吾既是從大夫之後則義當得乘車而不可徒行也由是觀之夫子向也既不得舍車於鯉則今也亦安得舍車於回哉是固非吝於回也吝於回則亦爲吝於鯉也鯉親爲夫子之愛子豈夫子而有吝於鯉哉大抵夫子之愛鯉亦不減於顏路之愛回也顧有制於義而不得爲耳夫子以是曉顏路辭不迫而意獨至學者於此觀之可以見聖人之用財矣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兩字慢說回鯉字出集註是會意解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來硬貼此句○不才字不可解作不及其才說分明是說不才孔鯉雖未爲不才孔子稱其不才何害如後人之言豚犬然未必其子皆豚犬類也○脫驂以賻之驂旁馬也謂引車者一車駟馬故曰駟馬騑騑又曰駟馬高蓋脫驂是解其旁一馬與之也

一說自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下不是承鯉事言是說我今不徒行而以車爲顏淵之椁也引集註孔子時已致仕云非鯉死時鯉死時孔子未致仕此亦一疑然觀大文之勢全是說鯉夫孔鯉之死亦孔子晚年不得便以時字爲孔鯉死時說蓋孔鯉死時孔子其實有位爲大夫了其死也與回之死大抵不甚相遠況家語亦有誤作鯉在回後死者此雖不可信然亦可見其死時之不相遠矣仲珠之說殊不管本文○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豈有硬硬說曰我不徒行以爲回椁也不成氣象仲珠只要註好說○即顏路請車一節方知顏子是貧若家

有餘財則顏路不至請車矣顏路之請車雖於大義若昧然亦可見聖門師弟相與之際如同一體而略無少忌嫌之心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

顏淵死孔子痛之曰噫天其喪予矣天其喪予矣豈特喪申而已哉夫顏淵之死孔子痛恨之深一至於此何耶盖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有不死者存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猶亡矣夫以申之存亡關於道統之絕續如此此夫子所以深痛之非惟以其疇昔師弟之好而已也○孔子意謂吾道全賴顏子以傳今申既死則吾之身雖存而吾之道已亡是申之死人但知其為天喪申而不知其為天喪予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

顏淵死夫子哭之至於慟從者因請曰夫子慟矣是時夫子哀傷之至猶不自知乃訝而問從者曰果有慟乎然此人哭之亦宜慟若非此人為之慟而將誰為慟哉明其非他人比也看來聖人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新安曰夫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從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譏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夫子止之曰不可盖喪具稱家之有無負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盖夫子既止其欲厚葬矣而今畢竟

厚葬之意顏路聽之也即此一節見得門人也大不是顏路也大不是非獨葬不循理且違了夫子之命君罔聞者然夫子大度故下文責之辭不及此

厚葬無椁椁說或曰棺椁是殯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否不成只是葬埋也又與前註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無椁椁在內葬之一字無衣衾棺椁壙墓說

○子曰甫也疇昔視我若父蓋吾之所是彼亦是之吾之所非彼亦非之至情無間信若父然今也予不得視甫猶子也蓋我本以甫家素貧欲從薄葬如向日之葬鯉然使死者得以理順心安於地下而無憾而今也甫卻以厚葬是吾向也得盡道於鯉而今也不得盡道於甫是我不得視猶子也然此事實非我所為蓋爾二三子所為置汝於非禮之地也

須看不得二字蓋謂厚葬之意我固止之彼固不聽而為之至使我不得以禮處汝謂之何哉○言非惟其生前之日是非可否一惟吾之是依而其身後之事厚薄當否亦將惟我之所處蓋視予猶父也○吳仲珠曰此數句皆以發上文不可之意有理○甫也視予猶父也總言其平日盡道於我予不得視猶子也總言其不得盡道於甫以恩義無盡言者固太過以欲其循理言者又失之太拘而於聖人發言平平地鋪著氣象益遠矣

○夫葬之厚薄必視其家之貧富雖以孔鯉至親夫子不得而強厚之蓋非薄也宜也今甫家貧而厚葬使甫而有知必不能無憾於地下矣故夫子因嘆之以責門人曰云云夫子此嘆只

是深責門人然始而曰甫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則若有自尤之意繼而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則歸其責於門人此乃深責門人也盖門人徒知厚葬其師之為厚而不知不以禮處其師之為薄也此正與子路欲使家臣治喪之見同若聖人之心大公正云云（一本大公至正云云）若聖人所以處顏子者自常情觀之則幾於薄自道理觀之則正所以為厚也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合數章觀之看來夫子於顏子哭之則至於慟傷之則直以為天喪予恩厚極矣然於顏路之請車則却之於門人之厚葬則責之此見聖人至公至正之心雖於情之所厚而終不以情勝義也此乃所以為厚於顏子○看此一章書須以申子易簀事來參看盖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君子愛人以德意尤末也

季路問事鬼神

○是問事鬼神之道當如何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盍亦先求其所以事人之道邪敢問死何為而死也曰未知生焉知死盍亦先求其所以生之道邪鬼神指當祭者而言山川社稷天地人鬼皆是此鬼神當如何分如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屬則皆以氣之屈伸言惟人鬼難分然人既死雖曰歸盡然祭之則來享不然依舊歸空亦有屈伸之意○盖誠敬既足以事人則所以事神者即此誠敬矣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則能以是反終而知所以死矣

○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朱子生出今學孔子說話未可便說
未能盡誠敬以事人則又焉能事鬼未能原始而知生則又焉
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聖人語意自是蘊而不露引而不發○蓋
死生人鬼神本是一理然必誠敬足以事人然後能事鬼神必
原始而知所以生然後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不然非惟求之失
其序亦終無可得之理○李路此問使夫子而正告之亦須動
着事人及所以生之道不然更答不來蓋要之至理實不外是
使子路果能因夫子之言而先盡事人之道則事鬼神之道不
勞問矣先知所以生之道則所以死之道亦不待問矣何也理
一故也故先儒云此乃所以深告之也○先儒云晝夜者死生
之道也只是言此理循環無他物也故得此則併得彼○一而
二者理雖一而有幽明始終之分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
分而理則一

使夫子若正告以事神及死之問則當云何竊以己意推之似
當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必也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而已若答問死則亦當云爾知所以生乎氣聚則生散則
死矣

閔子侍側

○當時夫子設教所從游者皆一時之英才其氣象各不同閔
子之侍側其氣象則闇闇如閻閻者和悅而諍也子路則行行
如行行者剛强之貌也冉有子貢則侃侃如侃侃者剛直也夫
閒閒也行行也侃侃也其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挺立有疑必

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此皆一時之英才也故夫子樂之樂之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使得謹厚循默之徒則未必能振拔有為難與其成就矣故夫子有樂於此四子者然誾誾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此其善之善者也至於侃侃雖圭角稍外見而亦未至於取禍獨行行者則有可危之理故夫子因而戒之曰以吾觀之若由也似乎有不得其死者然夫子此言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為不能改其行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為子路謀之初心也

○孔子此言非相子路也蓋愛子路之深而危其有取死之理故特明言使知所戒庶乎其不至死於非命也豈願其言之中哉○孔子發此言時其本心只欲其言之不中而其言卒中者則子路之咎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誾誾侃侃行行皆記者之辭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孔子之料子路孟子之料益成栝皆聖賢之正術也三子氣象大同小異大抵皆剛正人也此其所以為英才此夫子所以樂之故朱子曰在三子者皆有懷必吐有疑必問無復遮護含糊之意此說最有味學者當知之知之則庶乎得在正路行矣

閔子之剛氣含蓄得密冉有子貢則稍露子路則全露了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行行不得為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恨其太露無含蓄耳

小學云後生初年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

之間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故夫子於子路之行行有不得死之說○先閔子次子路次冉有子貢盖以齒序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序同

魯人為長府

○魯人亦當道人也為長府者撤其舊而更新之也閔子以其勞民傷財因諷之曰凡改作事出於不得已則為之可也以予觀之今之長府若猶在所得已只仍舊貫如之何而又何以改作為然觀閔子斯言始而曰仍舊貫如之何辭氣從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則其氣象亦可見矣

○此兩句看來看去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仍因也因依也只如俗說照舊貫字輕

○盖閔子平日是個持重寡言底人今因魯人之改作長府而一發此言其言極切中時務故夫子稱之曰此人不糊亂說話但說着便中理盖長府在當時理當仍舊不當改作閔子諷令仍舊而不改作此所以為當理也

不必言曰仍舊貫如之何則見仍舊為理之所當為曰何必改作則可見改作為理之所不必為詞氣似太安排亦不必言一正一反二句氣勢自相連文意與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及不遠遊遊必有方相類相趕說○吳氏以為妄發必不當理當理者必非妄發遂以為一正一反不知不妄發三字只是朱子周

旋本文不言字面耳○一說言不妄發不是膠解夫人不言一句蓋朱子是會意解則言不妄發一句連下句都完了發必當理者又兼得夫人不言意此說亦甚長是亦一正一反也若大文則非是閔子之言總是愛民惜財之意孔子稱之總是言其說得好也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言此以藥子路欲使變其剛強之氣習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北鄙殺伐之聲北鄙謂北野殺伐又言肅殺北鄙以天地風氣界限言說苑記孔子曰南者生育之方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方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而身弒國亡子路以行行之氣而不得其死人之所養可不慎乎○剛勇中和皆分體用

門人不敬子路

○門人蓋孔子門人也夫子釋之曰由也之學已升堂了特未入室耳蓋入道次第譬之由入門而升堂由升堂而入室以有家言之堂者高明闓爽之地猶道之正大高明處也室者一家之深處猶道之精微之奧也謂之升堂者言其道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謂之未入室者言其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夫子

路之學雖未入室然至於升堂亦難矣未可以皷瑟一事而遽忽之也聖人之言隨時變化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何如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是一個道理室又是一個道理就皷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無人之勇雖曰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理勝氣使通養

說曰一本或曰

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數是未入室也孔子斯言固不專為皷瑟發然只是一個子路故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槩云○須看集註特字○正大高明是形容室字似不必言子路已自入門而升堂特未能自升堂而入室要看堂室二字氣象如何說曰也要認入道次第意堂前有室乎門在堂後乎此說甚長○要知堂與室亦非有兩樣道理精微之奧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子張近於狂子夏亦未免於狷○子貢之問問二子之所造故孔子言其成就各偏而朱子本其才質言之盡矣○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此兩句說二子

不必已下九行餘異本脫之苟雖已下一行有之

之為人如此故於道為過中與不及乎中也無上文二句便解不出看兩故字

○孔子此言亦是言二子各有所偏不相上下之意而子貢未喻以為過者勝於不及故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非也過亦猶夫不及蓋道以中庸為至不及者固失中過者亦為失中故難定其為孰賢也過猶不及總是前意○註中賢智愚不肖字非指二子槩論其理然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賢智之科子夏亦不免在愚不肖之科何也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子夏之規模狹隘不其近之乎不肖者不及行子夏終未免見小利而欲速之病其資質固未為賢智也非賢智便在此一科了不必依慶源分才質義理總是子貢不解夫子之意云爾若果如所云則夫

不知可不

子須答云以義理論則過猶不及也不必從觀集註所謂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云云則孰主才質言孰主義理言○前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此便是主義理以斷才質矣新安陳氏曰集註非指子夏為愚不肖愚初意亦然然天下畢竟只有此兩科人顏閔便近於中行若曾子也不免在子夏一科要之均不得為中行不得為中行則在此兩科矣尹氏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輔氏之解說得好聽也已解此兩句意義則可矣然非尹氏本意尹氏只說少有過不及便失了中矣詳味文意自見○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此兩句求之罪案也意若曰周公以王室至親云云季氏已

富於周公儘過了無待於益矣而求也又為之剥民以益之豈不負聖人之教邪故聖人責之○嘗怪孔子那樣聖人那樣教人冉求又聖門之高第弟子乃亦有此人品不同有是難為一齊教他盡善冉有之在聖門大抵名論亦卑故凡諸弟子記者皆字之而於此乃曰求也又曰冉有曰非不悅子之道可見其不為人所尊重蓋亦以其得罪聖門處多○附益猶增也加於其上之謂附

○子曰求所為如此非吾輩人也爾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鳴鼓而攻之可也攻非攻伐之攻責也如攻其惡之攻夫以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不徒曰非吾徒也而又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蓋絶之在我正之又在於其友師嚴友親之義於此見聖人於絶之中而有不終絶之義可見其愛人之無已也○夫子以其黨惡害民也故責之曰云云聲其罪謂宣其罪於衆使人共知之古人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亦此意鳴鼓者蓋鼓所以號衆也故為聲其罪所謂揚于王庭之意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苟或以謀略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晏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貞○冉求自許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斂以削民這般所在都顛倒了○求也為之聚斂大抵都是法外加賦若是惟正之供底聖人亦未責他

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學所以變化氣質鑄其偏而歸於中耳

故聖人於四子歷指其偏處以詔之曰柴也病於愚參也病於魯師也病於辟由也病於嗲夫子以是告之曰非訐人之短也蓋欲使知其所病處而克治之如愚者使進於明魯者使進於敏辟者使進於誠實嗲者使濟之以文各矯偏以就中耳○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足不履影家語云本文云高柴自見孔子云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指孔子則此影是孔子身影也○啓蟄不殺之心便是數罟不入汚池之意方長不折之心便是斧斤以時入山林之意如此資質成就起來真當是一個人才○啓蟄禮樂志云正身啓蟄柴也愚只是忒執一不變通

參也魯註云魯子之才魯才質也魯遲鈍也不敏也人一看曉得他便着而三遍看人一遍記得他便着而三遍記○曾子真實是曾自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曲護謂參之魯猶由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亦可見其有此理矣○程子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觀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驗矣師也辟終是要做好看○由只是粗率不細膩

由也其庶乎屢空

由也其庶乎言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

則近道不同○如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顏子猶有未醇在故只曰近道屢空又却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使顏子肯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矣故註云不以貧屢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故字好看

○貨殖貨財生殖也非其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與屢空正相反非謂殖那貨也殖聚也○貧富有命而子貢却留心於家計故夫子謂其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是不如樂道殆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化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此正與屢空相反而其不得為近道也又不待言矣○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為近道矣但不可分配上文近道安貧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

○屢空是因命之貧而見其安貧皆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至聞性與天道則固知貧富有命從其所好而不屑於貨殖矣

○或曰然則顏子之貧亦是他自不求富所致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

與之富矣子貢雖能致富然亦志有所奪義有所妨君恩從道理做亦無此富矣故曰不受命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那然人品則從此分矣而究竟利害亦自不同○屢中須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害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太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

子張問善人之道

○問善人之道是問善人之所以善人也曰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蓋所以不踐迹者質美故也所以不入室者未學故也質美而不踐迹此固善人之所以為善人未學而不入於室是又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本文未有質美而未學字然其意則如此

註曰以下三十二字異本不載

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說話蓋是來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註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此句連下文意盡有了使孔子當時只如此答他亦可

論篤是與

論篤是與小註云言指論字貌指色字此說來是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色莊是言偽為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顰

一笑皆色也

○君子者心口如一色莊者心與口違君子者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太過者退之使反而就於中不及者進之使企而及於中聖人造化二子之心於是昭矣

冉有問聞斯行之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之是必疑其為可而亦未甚安耳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

子畏於匡

何敢死敢字不訓必字註中必字在死字內

顏淵後謂後至也方其相失之時夫子懼其為匡人所害及其至也喜幸之心不自覺乃迎而謂之曰云云

○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此說恐未然蓋死非難處死為難故守死必善道此孔門之正義也顏子意謂夫子若不幸而遇難則便當拚一死矣今夫子既無恙則可以無死又安敢輕擲一死哉看來只是不敢之敢該得當時遽捐其生則為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矣故曰子在何敢死

胡氏幸而不死一條最好然似當更足之云便請於天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恒然顏子又不但已當為隳讓必斃之舉然後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為盡也

子在何敢死敢字不必依小註韓文張中丞傳後序曰南霽

雲曰將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盡此可以相發明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吾以子為異之問此是輕二子非固輕二子也和季然也

○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

若君不從則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以道事君者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

君若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苟留矣

可謂大臣與是以二子之才行而擬之非真謂可以為大臣也

可謂具臣矣便見得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但於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為具臣使君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孔子曰昔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蓋指魯而生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夫子恐其以為然而或至謂二子亦可據以非義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蓋深許二子云云不臣之心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方其使子羔為費宰之時未曾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意此是因夫子責之而臨時杜撰以折聖人耳其言本非是然失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註云

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與夫人幼而學壯而欲行同○此學字對行字屬知是指後來為政之道說所謂治民事

折一作抵

神也蓋方其未達之時固未嘗無行然所行者孝弟忠信之事
若夫治人事神則固未之行也只是探討窮究在此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章之言都是四子未出仕時說話夫四子之遊聖門非一
日矣夫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
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或未之知也故因其侍坐而誘之
言志曰雖以吾一日長乎爾母吾以也汝勿以我長而難言有懷必吐
有言必盡蓋汝方其平居之時則皆曰人不我知也假使或有
人知汝將舉而用之則汝亦將何以為用哉試為我言其所以
待用之具何如

前條以吾一日長乎爾母吾以也此且教他盡言還未知是教

夫子以下三行餘凡七十四字一本不載

他言個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假如夫子續
毋吾以也云我有過辜為我言之亦何不可方知上條虛說未
可就入志字又亦須在言外

夫子發此言時四子蓋猶未知夫子欲使盡言何事也及下云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方知是使之言其所志耳或者誤認集註
之指往往於上條就貼出使之言志字面似失之太早非言之
序也○若出二條可破云聖人之於群賢始誘之盡其所言繼
諭之言其所志

子路率爾而對曰

此下三子皆因夫子則何以哉一句說起

○子路齒先諸子固當若對然其氣質粗勇不知道理無處不

任言動應對之間皆不可苟故一聞夫子之言遂率爾而對曰以千乘之國而管束乎大國之間則動輒有所牽制而不得自為又加之以師旅且因之以饑饉夫兵興則國危而民生無以安歲凶則民困而國用無以足此其時勢若難為矣以由也為之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有勇不徒勇也且又皆知向義而有親上死長之節焉子路之言蓋以實才展盡底蘊也夫子聞而哂之

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于齊楚然為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夫子

有勇以下三十一字異本不載

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夏少康以一旅取天下五百人也○饑與飢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飢饉無饑渴

○由也為之必其善政以安民生善教以淑民志政教兼舉然後能使民有勇知方也夫豈偶然也哉○比及三年以三年為計者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可使有勇勇敢之志果銳之氣以之戰則勝以之攻則取是以力言也至知方則是有尊君親上之誠而樂為之致死矣是以理言○有勇只是言其有勇往果銳之氣須要說着與知方有辨方得知方是其勇得好○所以能使民有勇而知方者蓋其忠信有以結其心果銳有以作其氣可破云能作民之氣而以理行之

此賢者自言其志然也

○子路所任亦極是難事三代以下能如此檐當者極少孔明則優為之矣此外更有幾人權德輿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子路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此夫子所以哂之○看記者此處下個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詳之

求爾何如

○求對意以子路所任者非求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皆富足而已至如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如此等事則以俟君子非求所能也蓋冉有謙退本自遜了又以子路見哂故辭益遜

治道一本國道

○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

以此見由求二子不但心術不同才調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者無政教而冉求則只是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則只六七十五六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人不能為而已獨能為之意思冉求只恁地說個平常治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只亦

據然一本毅

似一作以

是足民而已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夫子答孟武伯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與此若合符節且其許子路者亦無少異方知三子所自任自是實事○可使有勇之使屬由可使足民之使屬求

赤爾何如

○赤之言志承冉有而言夫禮樂之事冉有之所讓實公西華之所志也然華見冉有以歸諸君子矣若據然承之則是以君子自居且子華自是禮樂中人物固亦求之所知其曰以俟君子似亦有推讓子華之意故子華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曰夫禮樂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假如宗廟之事或諸侯會同以服則玄端以冠則章甫禮樂之所在也於是時也亦則願為小相焉願為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然禮有上擯末擯之類不可不知

願為小相言願得贊禮於其間也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見天子時雖容不得然諸侯相會及在外間調度諸事皆相也○宗廟之事禴祠與蒸嘗之祭也宗廟指天子宗廟言公西華所任者諸侯也故下文繼以會同○註何不曰會謂好會同謂同盟而必曰諸侯時見曰會云云疑馮說不同會同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時見曰會不以常期見也衆覜曰同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一齊並見矣○諸侯有四時之朝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四時之外為會為同四時之朝則六服分為四分更遞來朝一歲而周會則無常期同則以王不

巡狩諸侯既不得就見便當直往見以承王命　云云不分四時而周同巡狩一時盡朝也若殷見四方亦分四時而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謂諸侯以非時見於天子或同六服齊見天子也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然則宗廟亦天子之宗廟也諸侯相見不可謂之會同此正名所不容蓋言不順也○宗廟會同依馮氏說作諸侯事為順若作天子說則天子之禮相涼亦非諸侯也若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於何處贊諸侯禮○端章甫帶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場盛服也

宗廟之事如會同不必說諸侯宇至孔子方曰非諸侯而何究其實則指諸侯也

○宗廟只是諸侯宗廟會同亦是諸侯不必以天子為主而小相為諸侯既以小相為諸侯則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一句全相反了不成文理

點爾何如

○撰具也死字三子言志云云皆其素具也故曰撰點言異乎三子者之撰似若有難言者子曰何傷乎言縱異於三子何傷亦各言其志也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點之所言皆就今日之所樂而言此便是其志也方暮春之時天氣和煦於是冬衣已解春服既成矣時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相與浴乎沂風乎舞雩又咏而歸點之志如斯而已矣

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暮春者春服既成暮春決是夏正若周正之正月其時猶寒何可浴也雖今之三月若非溫泉恐亦未可浴故集註又附以地志溫泉之說有劑量矣○風乎舞雩三月似亦非乘涼之景蓋和煦之時遊行之餘兼以溫泉之浴宜暫就高燥以取涼也○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祓除自魏後只用初三日上巳如首丁之類巳日甲也祓除祓亦除也除舊取新之意浴亦是去舊垢而自新也浴盥濯也盥洗手濯洗身依語類只是手足壇墠除地為墠築地為壇○舞雩祈雨而祭之謂雩

謂之春服既成者北人皆隨時辦衣今年服者明年不可用又却新置衣或將舊衣再製至今風俗如此

○暮春者春服既成一段場中若出此題篇末當發出異乎三子者之撰意思以繳之蓋春服非章服之比童冠非冠蓋軒冕之儔沂水舞雩又非廟朝具瞻之地詠歌而歸各適其適皆非有待於外者也句句意在言表

曾點言志一段若仔細躰認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點見得這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一不周匝處觸目都是這道理其曰云云者特就眼前觸景一事而言非專以此為樂若專以此為樂則不足為點矣○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近自一身之間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如君臣父子之屬皆是道理如此一動靜一衣服一飲食以至鳶飛魚躍都是

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朱註云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必無人欲盡處言者理欲不兩立故也如曾晳這等氣象試看為人欲所羈係者能有此否蓋人惟心中有一點累便自從容脫洒不得且亦無緣有下面與物公共底意思

悠然悠寬緩也是無介累也與規規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自急促無介累則超然物表矣自直與天地云云至之妙所以狀其胸次之悠然隱然自見於言外曾晳當初說時衹未嘗特認這一個氣象說來此是傍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當時唯孔子解此三子與之同(席)侍亦未必知也或因夫子嘆息而深許之後方辨得出亦未可知記者蓋亦有以識此便是知此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集註此段最有力下面動靜從容自此一見上來其意志不過即其所居之位云云亦自此一見上來且見得註中文字不虛

朱子曰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着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只此一意竟歸孔子便做得到曾晳只○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只是見到如一個大寶珠光耀孔子便實有在懷袖中晳便已曾看見在○朱子曰上蔡說鳶飛魚躍因言知覺忘忘勿助長則知

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来此一段好當入在集註中
曾晳終是狂如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曾子芸爪誤傷其根被
棒仆地此亦克舜氣象邪就好處說便是堯舜氣象就不好處
說便自為一等論
○三子者正(改作)使得盡行其志亦終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其事業
猶有限量如曾點所見充得去時便能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
得其所者他是甚氣象孔子老安少懷便只是此意○視三子
規規於事為之末未字重事為非不好只是三子說得氣象也
局促無廣大自得之意耳○事為之末事為猶言事功曾點所
言只是日用之常非事功也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不必以
鼓瑟希為本喟然嘆為末大槩說本末為其事之首尾也○

自夫子至尤信三十六字一本闕不書

非周所見亦有似曾點但曾點是先得內一邊便藐視了外邊
非周都不曾有道理隨處充滿之見只是糠粃世故意多
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談了觀語錄可見更以子路
之率爾為夫子所哂照起尤信○夫子嘆息而深許之連動靜
從容亦是隨處充滿中之一分其哂子路亦連率爾或欲以
喟然嘆息帶暮春者說及其言不讓亦只是千乘之國云云如
此則記者著個率爾及鼓瑟希云云都無用了而朱註尤可據
○曾晳志趣無比底高遠然其說得来却如此平實此其所以
愈見其為高而與聖人之志同也但其重重說来比老安少懷
又覺似露痕迹矣比三子儘閒暇平淡
○仲珠之說似以曾點之言亦為見用之具而發此處當有辨

朱子嘗曰曾點所見者大故雖夫子有如或知汝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盖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氣象也味朱子斯言則曾點所對不就如或知汝上說了至其堯舜事業優為之意此乃後人在傍看出朱子亦有含蓄意故曰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不侔

三子者出

曾晳以夫子獨與已之志而於子路則哂之於二子則又默焉無言未知果以為何如故留身而有請焉

為國以禮要只是無欲上人之心所克其言不讓思在上人

○為國以禮禮以辭遜為本而由也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為國以禮禮字該得廣讓特其本耳

○惟求則非邦也與意以夫子既哂由之不讓如求所言亦是以君國自居而不讓者何不見哂故問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其問也微而夫子却答開去不答以不哂之故然曰云云是亦許之既許之則何哂總是曾晳認其言不讓意未完盖夫子之哂子路非哂其欲為邦也是哂其率爾且其意氣激昂軒發殊少雍容退遜之風非為其欲君國而哂之也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言求之所任固亦君國之事也宗廟會同兩項事云云非諸侯而何且其言曰願為小相夫以赤之才而為之小又孰能出其右而為之大乎然則赤所任者固亦君國之事矣○前赤言志處若依馮說則此處非諸侯而何一句似虛而無用了

○須要見得孔子虛空說個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要何用蓋亦本意豈是要爲小相不過擇其卑者而自處耳夫子獨解其意而知其以宗廟會同之禮自當也今人都不解此意而說得鵷突了或者以宗廟爲天子之祭會同爲諸侯之事亦非矣非諸侯而何一句不可輕地看蓋亦譏言爲諸侯之小相而實是要爲諸侯宗廟會同之事○與聖人之志同者聖人之志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是也曾點之志亦與此同行不拘者曾點只見得道理隨處充滿未能行得隨處充滿若要行到隨處充滿處亦不必得位孔子是也

○按曾點所言止是童冠浴詠之常事細故耳如何便爲有堯舜氣象而與夫子之志同雖曰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然即其言而究其實又果何以驗其真有此見哉曰道理之周匝自足步步之間日履之而以至於天之涯海之角真無一罅之欠缺處也若曾點之舍瑟起對而氣象之從容樂與童冠浴詠而無慕乎其外則是有見得眼前步步皆是道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者也若彼三子之所志却是置却目前所得爲道理而越向千里外尋事業又却有待於夫人而未必得自遂者也其視曾點所見道理果孰爲到與未到哉如孔子者安少慊於友信亦是目前便可做得的事而有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氣象與曾點之見實一也又如顏子之毋伐毋施勞於車馬輕裘之稚齊矣所造所養不同則其發於言論者終不

子路只為己下至知得也五十七字異本無焉

得而強同也○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曾晳達得了便是堯舜氣象知夫子之志非是說他只窺知得夫子之志底道理言夫子所志底道理曾晳亦知得也

禮樂道理甚大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故先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由是而知公西華所志者柳禮文之末耳然使公西華果能達此大源頭道理則宗廟會同之間皆天理之大原所在如何小看得但公西華其實未見得若見得便在曾晳之右矣其謙遜固好但以曾晳大處來看見猶是尋常○曾點之言儘平實如此等言亦不怕行不掩只是其氣象地位占得來大了故難掩

須要看得子路為之三年如何便能使民知方再求如何便能足民程子所謂凡此類皆當思其作為何如乃有益至於曾點又當思其如何謂之堯舜氣象須是見得方是曾點所言若無可措諸用道理聖人如何恁許他惜乎點之行不掩言耳○集註謂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者非謂其皆欲為諸侯也蓋所謂由也為之求也為之只是謂其得國之柄如管仲為政於齊子產聽鄭國之政之類不然則是遊心千里之外矣其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謂其得以周旋夫宗廟會同之間以羽翼其事即是子華冉求為國之意亦非小小事任也此說今人恐多未信

此章所謂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此與下文惟求則非邦也與初若不妨一理也亦之願為小

相本亦謂相諸侯若使人人願為諸侯亦是游心千里之外而覬不可必得之幸矣顏淵問為邦豈固欲為諸侯耶朱子曰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亦豈謂其欲為天子耶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汝則何以哉蓋欲其試言用於世則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故自言其瀟灑之趣此亦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予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歸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為實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為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咏歸之樂指為老安少懷之心曾皙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汝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

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多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曾晳未得與堯舜比則豈得與夫子同此亦合於其分量而審之矣○曾點言志似若未甚廣大者蓋道理取之左右而事功付之倘來也故程子直以為堯舜氣象而與夫子之志同云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然仁道至大雖以顏淵之天資得聖人博文約禮之教而服行矣然猶未能真見其所以為仁者故於此有問焉淵問如何方是仁夫子答之意以人皆有是仁而或不仁者禮之未復也禮之未復者己之未克也故必盡克了

私一作思

己私而一歸於禮焉則事事皆天理而仁在是矣然有是功則有是効其功深者其効大故誠能一日之間克己復禮而為仁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矣夫為仁只在於一日之克復而其効極於天下之歸仁如此然為仁只在我而已由人乎哉誠能決機於己而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克勝也直至那邊全倒了只有我在方是克聖人此克字最重故曰如紅爐上一點雪○己謂身之私欲也無三項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二也人我忌克三也分言之則有三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質之偏是偏個甚麼人我忌克是忌個甚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

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於難字提撕亦非身之私欲外意也○克已已字下得最好不曰克私不曰克欲而曰克已蓋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惟知有已故一向狥私去註云謂身之私欲也身對人私對公公則物我公共人所同然而視聽言動皆禮矣○性偏難克此性字無氣質而言也或曰專指氣質不無理非也氣質者理之所寓氣質偏則理亦隨之矣○性偏難克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性迫率之類如子路之剛勇子張之便辟子夏之狹隘再求之退縮之類謝氏此句重在難字蓋恐人只從那易克處克去而忌其難故云然亦是先其難之意○復禮復反也所謂欲盡而理還則滿腔子裏盡天理帶事說○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猶言天理之當然故下文只用天理字無節文字如慶源說節者其限制等級文者其儀章脉理恐未解得此意須看朱子解禮之用則無人事儀則而此則專言天理節文者可見

克已之外更無復禮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已推出去今既克了已禮便自復故下文曰非禮勿視克已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已外豈有復禮乎所以聖人只說非禮勿視非缺了復禮意思也味集註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專指天理下却云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云云

○克已復禮問不容髮

克已復禮為仁言克已復禮此所以全其本心之德也如此說方與註合而本文兩個為仁字都一般不然則註所解之為仁

乃爲仁由己之爲仁矣○仁者本心之全德此據見在者而言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言復其本心之全德也克則己私之盡去復則天理之盡復如此方是全其本心之德○程子方始是仁一句似與本文爲仁字不類天理流行流行字極重須是己私克盡然後天理之在我無所阻礙方得周流無滯

爲仁全在復禮上復禮全在克己上克己再無別法只要誠意○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言我之所得於天底物事全是天理全德字面虛○事皆天理指視聽言動之類言天下無一物不關着心克己如下文四勿固是事然須把定着心方得勿者從心上勿去○這克己復禮不是一事二事克復須要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故曰事皆天理且看仁是個全德如何得一二事合理便了克復地位儘高儘難

兩個克己復禮畢竟都同但下句須添一能字○上句克己復禮以用工者言下句克己復禮以成功者言故以一日字加其上然畢竟同

天下歸仁天下之理有其功則有其效其功深則其效大人欲無一毫之不去天理無一毫之不復則無一事之非仁無一事之非仁則無一人之不歸吾仁天下者盡乎人之詞也此天下不可說營東邠西云云須要活說猶子夏言四海之內皆兄弟總是言無一人之不然耳○天下所以歸仁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所取必得由今而觀萬世莫不歸仁於顏子矣豈不信哉○歸猶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

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個歸他了字義須要解得切
○天下歸仁者蓋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
則吾之所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
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正與盛德至善民不能
忘相似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天下歸仁者他能為仁
天下之人聞之見之盡稱許其仁是以仁歸之也如翕然歸之
之歸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
天理此便是歸仁○天下之事功效相因理之必然故夫子告
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其事而無
其功髡未嘗觀之也聖賢之學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夫子之告顏淵而有是言亦以見仁之好為也告仲弓亦

一本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然總是出於理之必然下註云亦以其效言之亦字承此章言
夫為仁只在於克復其效甚速而至大如此然其機則惟於己
決之為仁由己此為仁與上文同○機之在我而無難意在言
外天下之事凡由我者皆易係於人者皆難曰為人由己而由
人乎哉正以見其無難也在我決之而已我要為便為○機者
發動所由物之所由以決者也故古人有曰決機又曰其機如
此言其所係也如為仁則係於己故曰其機在我既係於我則
決之自我矣○日日克之不以為難是能決機於己也○為仁
由己仁者吾所自有為之何假於人之助而亦非人所能助
請問其目是要夫子指出條目所在與他去下工夫夫子既答
云云他便請事斯語

理欲界限甚難分別多有認欲為理者舜命禹惟精惟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豈當為易顏子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此非顏子不能故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天理只是禮人欲只是已○嘗怪顏子於理欲之分際所在既皆如此分明乃反不知其條目為何須看直請其條目意如何盖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顏子便曉得何者為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為禮而在所當復但不知夫子是要他克去何件○請問其目目條件也夫子云云都是閑邪存誠之意四者皆身之用而為由中應外者勿則制之於外以養其內也○四勿不必分謂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大抵四者身之用也夫子無此內外交進之意

顏子之非禮非若他人之非禮略略出天理些便喚做人欲便須克了言動皆有所觸而後發如何說是謹其自內出者要皆是制外養中也

程子由乎中而應乎外一句帶四者身之用也作一截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自為一截

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此則字即上文要字意非操心之要在於視視其則也○何以視為之則盖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個蔽也蔽一交乎前吾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

內應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爲誠○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久而誠矣謂從容不勉地位是仁之極致也

聽箴○知誘物化知字從知覺上說謂知誘於物而爲物所化也不見了秉彝也遂亡其正正即秉彝之性也人有秉彝秉彝出於天命○卓彼先覺知止有定是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了底閑邪即克己存誠即復禮存誠即還其秉彝而不忘其正也

言箴○躁則雜冗妄則逆理靜專不可依輔氏分躁妄不可分屬氣屬陽自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己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是六件不可依蔡氏分貼○傷易則誕所謂妄也傷煩則支所謂躁也此二句貼前上四句已肆物忤出悖來違此二句貼前下四句○樞機不是謂人心之動有善惡因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爲樞機此說且與易大傳本意不同如此則心是樞機不是言爲樞機矣只下文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便是此一句只云言語是人之樞機所在而下文便說出云○已肆物忤出悖來違便是矧是樞機一段意非法不道一句只替非禮勿言一句用亥韻爲協耳欽哉訓辭指非禮勿言也

動箴○兼誠之於思守之於爲言者思者心之動也爲者迹之動也○朱子曰思者動之微爲者動之著本文動字自兼此蓋

惟己一本 惟危

只思處便是動了所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也中庸便指一念之萌處爲動○順理則裕裕安也義中有利也從欲惟己利害相因也造次克念求誠之於思也戰兢自持求守之於爲也○哲人志士以己能者言志士雖見不如哲人之早然亦不至有非禮之動習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新安之說非是以性爲氣質了

四箴通是制外養中意視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動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此意蓋克己就帶復禮也

此章乃聖賢傳授心法蓋從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相傳秘指只是一精一執中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所謂至明以察其機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所謂至健以致其決也

仲弓問仁

仁非敬不存非恕不行不敬則所以處己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來人之怨不恕則所以處人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來人之怨能敬且恕而仁了故內而在家則父母稱其孝兄弟稱其友外而在邦則以上得君以下得民總是仁之效上章天下歸仁此章邦家無怨怨即歸仁之反也要味主字行字意思如何○出門使民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見大賓承大祭而不敬者也○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私意無所容不必分內外○敬以持己只是收攝得心在恕以及物只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非有委曲

姑息之私也即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道理○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此或仲弓已仕時未于所答之言故有使民字
又依在傳則古語也又難以意料論○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
言之獨不言使以自考者顏子無待於此也○克己復禮主敬
行恕所以不同者只是克復二字重○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言不必勉強拘束也新安之說恐非正意守之謂守着敬心也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其實見實承亦非全是外只明其敬
之見於應事者言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

司馬牛問仁

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以存
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訒言告之何耶曰自源固可
以及流治流亦可以得源故但訒其言心便收攝在內一舉而
兩得也如此則得訒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耳○多言
而躁言既傷於煩而發得來又躁不仔細着思量方發
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訒而已而不知仁
者之言所以訒蓋仁者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不胡亂做者必
不敢胡亂說是則其言也訒似若未足為仁而其所以訒者在
於心之存而為之難則仁不外是矣○牛意以其言也訒是強
閉之而不出故疑未足盡仁夫子以為是仁者全在心存而不
放上故集註於此眼目上發揮着力心不放則事不苟事不苟
則言自不易○為之難者以道理難盡真知其難為而不敢易
為之不敢易為之便是用心仔細務盡道理故其言自然訒若

以苟且心作事何難之有蓋為不知其難也惟不知其難則輕易其言矣○蓋其德之一端也謂仁者之德不止此此特其衆德中之一德耳小註四勿中之一說未切

司馬牛問君子

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禍至也憂對樂言懼對安言樂然後安憂則必懼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可見憂全在心懼是作事有所怵畏之謂

○仁者不憂坦蕩蕩也無愧於心也勇者不懼無所攝於外也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諸鬼神行與吉會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己所自致而不必憂懼矣或曰不憂不懼未說到吉凶禍福此泥也且看向魋作亂

牛常憂懼憂懼甚麼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豈都是不說到禍福

○不難於不憂不懼而難於內省不疚據不憂不懼未足為君子然本其所以不憂不懼在於內省不疚不謂之君子可乎○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則為魋憂懼之心亦自釋矣夫子固不專為此發然亦在其中所以為聖人之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然則向魋作亂牛內省有愧乎以為有也則非其罪而夫子其教之無憂懼矣以為無也則司馬牛已君子乎而此一事便得為內省不疚乎蓋夫子之言意渾然而盡其在我之意亦在其中牛亦自可意會

司馬牛憂曰　含愁而言也

牛之憂只為其兄憂邪抑亦是為己憂也然據子夏述所聞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則非專為向魋解釋者觀我獨無之句則亦以已無兄弟為憂雖註為憂其為亂而將死是指為魋然畢竟牛之所以憂雖之將死者為何豈不是亦為已耶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生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天命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

○死生有命言其已定了富貴在天明不在我也蓋牛所憂者在無兄弟子夏此二句意請無兄弟也着罷了憂之無益下文又告以自不必憂言能脩已而不失人則自有許多兄弟何必憂焉又是一意○夫子嘗曰匡人桓魋其如予何此死生有命之說也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富貴在天之說也

敬而無失則所處無不當恭而有禮則人人都見好了如是則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而四海之內皆兄弟矣○敬非難敬而無失為難恭或能之中節則未必能也恭而有禮當把恭近於禮及恭而無禮則勞來照方見禮是個節文今有人雖恭於人但不問所宜而泛泛一槩施之則人之愛敬我者反有限矣何也得人愛敬須是有道理在○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恐非聞之夫子者故此一節都斷作子夏自言似當蓋子夏因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而生故知此不是述所聞只是上兩句述來說

子張問明

○大抵子張為人踈略易以言語惑亂者故夫子告之以此

浸潤之譖以漸而入入之深也膚受之愬愬得痛切有以觸動人也如此者人所易惑也今焉有以察之而不行可謂明也豈惟明哉云云可謂明之遠矣○寬寬底譖急急底愬○膚受之愬或云只是與急解救非也若已受害了底便不可愬耶愬則容亦有膚受者

既曰可謂明也已矣又曰可謂遠也已矣以明不足以盡之也○一說遠不是明之至只是心之不蔽於近要主圈內註曰不然

子張只是問明夫子答之云云明不足以盡之也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此句是虛說而輔氏便以好高務外來解恐未然○子張問明夫子曰云云他日問辨惑夫子又曰云云則子張躁率之病可知矣

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蓋自為一說亦不必與書本旨合也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

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子張為人恐於此猶未也

夫子以是告子張為子張者着力只在集註察之一字

子貢問政

夫子三言有富而教之之意○自為政者所施之先後言則先兵食而後信自其輕重而言則信重於食食又重於兵○民信之言須求所以得民信者○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也非

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信者民生不可一日無者也豈有容至兵食足後方始施信民無信不立專主理言註中安字貼此意○兵食民賴以生之物信則民賴以生之理也○民信之矣還主在上者言且看下文註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如何最要於使字上着眼力○然後教化行謂教化得行也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又如仁謂教化浹也

必不得已而去不可指定如何不得已若說如何不得已則子貢亦可自擇所去矣而又曰何先何歟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請試言其狀如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以就食是食足矣如河內無人可守則兵又不足也若移老弱於河東以就食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兵狀是食足兵亦足矣然遺民凋弊行齎居送有所不堪者是信又不得全也則將柰何曰去兵蓋食足信孚上下輯睦吾國[illegible]敵國難犯河內之守固應無恙也萬一失守必不至於土崩瓦解此聖賢之長策也○必不得已而去言三者不容俱全也如云得倉廩實又不得武備脩得武備脩倉廩實又不得教化行則姑去其一何者在所去乎此皆主危急言子貢又言只據食信二者若不容兩全則當何去子曰去食下二句則言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之意○寧死而不失信於民是教化行意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民信於我意○無信則雖有食而生然相欺相詐與禽獸無異雖生有不安也爲政者雖知信之當先然

其施爲必自兵食始若是則信之所全者多矣若看朱子註而有泥於人情民德之言則或不得並行不悖矣要此意方明○前言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後言寧死而不失信此處常處變之別也○或以註中非兵食所得而先也一先字來與則是曰去兵則以信食爲先矣曰去食則以信爲先矣此說似長方於大文小註都合無碍一定當從○魯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者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若晉侯亦可謂知有信之爲重矣晉侯文公也○溫公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

隣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云云

昔齊桓公不背曹洙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云云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舅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陳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而已雍季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難復文公曰善乃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後舅犯曰舅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經

棘子成章

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此說本崇本抑末之意君子也然意雖厚而言則病今雖駟馬不能追其舌矣言出於舌駟馬之行至速也駟不及舌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夫子但知質之不可無而不知文之不可無也蓋文猶質質猶文文質一般重不可相無夫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辨者全賴有文在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而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蓋虎豹之皮所以異於犬羊者獨以其毛之不同耳若去其毛則鞟一也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云云胥失之矣必如夫子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禮與其奢也寧儉之言始為無弊蓋文質相稱相稱不必五分質亦五分文謂文質相等也只是謂文能勝質是有七分質而又有二三分文以飾之便相宜矣如調五味然豈必一椀水亦一椀鹽乃為相稱鹽特用此見如此方有本末輕重故曰甘受和白受采此語便有輕重當時子貢未解到此

○子貢之言當時記魯論者初不知其為非○夫子之說君子也一句輕駟不及舌重上句起下句耳且有惜乎二字

夫子之說是以文為可無也若我所見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俱不可無者也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君子小人可以辨亦猶皮毛俱存然後犬羊虎豹可以辨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而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上二句子貢所見以下句折子成之言也是述已所見以折彼所言○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也無德位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義厚而言是以德言○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皆以德言與集註不同蓋纔把君子對小人說便有分辨單言則泛以德論耳

此章當作三樣看子成之意去文存質者也子貢之言文質兼存者也朱子之意其存質與子成同而不至如子成之甚其兼文質亦與子貢同而意却自有輕重又不至如子貢之混集註末段便是一公案也

哀公問於有若章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於夫子則稱孔子而不名者君臣之分俱要有也齊氏以孔子嘗為大夫只稱姓而有若只為庶人故稱名此說意度之非其說亦淺近難通且孔子雖為大夫非人臣乎

年饑用不足意以年饑固當省賦而我之用不足則不容不加賦故曰如之何但不明說出○年饑用不足既是年饑則民貧矣却要加賦哀公此意是如何殊不可曉哀公意固謂年饑民不能供所賦而國用有不足柰何是欲加賦以足用也○大抵用之不足不在於加賦而在於節用用不節雖加賦無補於用之不足也哀公但知國用之不足而不知民用之已乏也

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面方得有若意出○通力合作通也亦均也計畝均收均也亦通也新安之說太泥通也均也相連解如云忍也難也相類

徹是十取其一通百畝取其十畝零筭便是每十畝取一畝又零筭每畝取一分○逐畝十取其一者註云又履其餘畝而十取其一也蓋是於十取一之外復逐畝取其一合之亦為十取其一通前已取其一筭來便是十取二徹法十一已是逐畝十

取其一今之稅畝又是再逐畝十取其一也稅畝稅其餘畝也如此說便明餘畝言各零畝也前以百畝總計什一夫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已為十取一矣今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取二矣夫率者周稅比夏商又為輕於十一故以夫率言逐畝二字緣稅畝字生○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溝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此言共井者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

有若之對所對非所問也然意在節用以足民則亦未必無補於用之不足也

君孰與不足言誰忍坐視其不足而不之助哉言上好仁則下好義所謂車乘匄粟民為之出錢穀金帛民為之供也君孰與足言誰放他獨足明其不能獨享其富也如此說方得與字活而君民一體之意彰矣且與集註合若依尋常說則只是民貧而君富亦不謂之富民富而君貧亦不謂之貧勉齋之說相似恐與本文與字及註中不至獨貧不能獨富字不相貼

以一分稅之於上百姓固足矣君亦何至獨貧若十取其二或又從而加之則百姓不足矣君亦安能獨富或者乃以井地均穀祿平為百姓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寫君孰與不足又以征斂無藝為百姓不足而費出無經為君孰與足大泥曰楊氏之言豈可逐句將來解經且與註中君臣一體之意不切

○有若曰盍徹乎不是就東公分內底行徹通國俱行徹三家亦不得自專也曰三家可從乎曰不得三家雖自家分內田

行徹亦不濟下無以富國衰公若用有若便須一
番整起
○君民一體只言其休戚相関何以見之即上文民富則君不
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君亦富民貧君亦貧君民寧
不一體君民既一體何必厚斂於民以取足於己我亦要行徹
而節用耳節用則民富民富則君富矣行徹之所以能富國者
其道在節用○行徹則不厚斂於民不厚斂於民如何能足用
蓋有節用道理在所謂軍國之需量是以為出也今不知節用
而但欲加賦賦愈加民愈貧用愈不足國愈困矣盍徹之言誠
不易之定論也其說則在下數句盍徹之意全在足民上衰公
之意只欲足國有若之對專欲足民民足則君亦足矣○井地
均以民之所耕田言穀祿平以君之所取稅言軍國如言千乘
之國以軍計也○軍國之需如朝覲會同之費祭祀兵革之供
頒賞往來之給人君食飲服御之用皆以是為準而節其用度
○後世不究其本不知仁政必自經界始也惟末之圖加賦以
足用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

德者心所得惑者心所蔽也崇德積之而高也辨惑者祛其蔽
也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
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
欲崇德者必也內主忠信使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
乎義使其於事為之間无一毫之不當蓋夫主忠信則本立徙

義則日新德其有不崇乎故曰崇德也

人之進德必先立個實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個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饒氏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德崇不可曉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最好看本立日新字是貼崇德意本立是德之基址立在此日新是從此進進於善去○一說以主忠信為實於為善徙義是遷其不善要看得內外本末方是正意徙義亦不是遷不善○小註云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此句不是本立日新字相貼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愛惡人所不能無然死生則人皆有定分今也愛之則欲其生惡之則欲其死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易喜易嗔方其愛之既欲其生及其惡之又欲其死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若此者是皆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所惑在此於此而辨之可也此皆指言其惑之所在辨意在外答樊遲亦然凡用心於理之所無者皆惑也○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只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只是

一個人在此我愛之欲其生我惡之欲其死了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造化生死之柄豈在吾子奪中邪甚矣其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只是不能自定之意見得全任私意耳蔽之深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夫子方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亦春秋褒貶垂世立訓之意衆得而避也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故附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貴此未盡政事之道而實政事之根本也○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則君不君臣不臣矣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父不父子不子矣夫子告之以此非不告以政也根本所在一失徒法不能以自行矣故曰有闕此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夫子之意良有以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謂君便當是個君臣父子便當是個父子便當是個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如是則彝倫攸叙而百度可舉矣政之道何以加此公曰善哉云云誰有粟吾得而食諸言必至於危亡也如此說方與集註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一句相合且看一果字便見與大文合此與上章先儒所謂雖有粟而難與食者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紀綱已壞而不成倘

政事了其能國子正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者也故曰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此言豈不誠說得是但惜其不能反
求其所以然而見之行事之實耳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
弑君篡國之禍豈不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耶

片言可以折獄者

片言所謂不待其辭之畢也折斷也斷者一條斷作兩段折便
是分判其孰曲孰直而兩開之此所謂折也謂剖而二之也折
字最有意味○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
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
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

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信
服之也又曰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
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或曰朱子何
不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
獄意出不比如今依題作文字然然衣敝縕袍章首段朱子便
先說出可進於道字面此便是何用不臧意亦先解出以見聖
人語意○忠信明決所謂信在言前也子路無宿諾正以平素
之所養而言夫子許子路片言折獄正以其有無宿諾之操也
特辭不及耳故門人遂記之非唯以見子路之所以能片言折
獄而亦以見夫子之所以以是與子路者良有以也○小邾射
以句繹奔魯小邾之邾國也與邾子益來朝之邾不同故言小

射以来奔一本作
射之来奔

以別之猶言小琉球之類射其大夫名也句繹地名射以此来奔以其地降魯也射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射以来奔當有盟以盟不足深憑願得季路之一言雖不盟其信尤固於盟也使季路予路辭康子使冉有諭之曰魯有事於小邾由更不敢問故一聽上命而死其城下以攻之可也今彼叛君来奔是不臣也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着予路此意何等剛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而冉求乃為季康子来說予路求其難保哉

聽訟吾猶人也

聽民之訟而辨其孰曲孰直吾固猶人也然必也使民自無訟之可聽乎蓋民之所以有訟者以其德禮之化未至也必也使無訟乎何以使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非有禁令以使之而自有不使之使也此與大學所引同

予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二之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無間者無倦也蓋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如一重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内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着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内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却重在外上此蓋記者之誤何以言之行之以忠便在外面了忠則實心所存對上面便是表裏如一〇予張問政夫子云云無所存所行言也為政

者可無所存乎不必言字張問外面事而夫子兼內外言也

博學於文

博學於文凡理之所載者皆文也文最廣而學貴乎博故曰博學於文禮即文中所載的理以其理之有規矩準則為人之所持循故曰禮向也多聞多見至博矣今則將來身分上踐履其實然方其學之也遠求近取旁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行時却容不得許多事項只照一個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禮也既博於文又約以禮道於是乎得矣何畔之有亦可弗畔言將與道契也在博文約禮之後如此勉勉循循而不能已則與道為體矣不曰與道契而曰亦可弗畔者蓋博文約禮學者事也或曰只約禮便自不畔道何用博文曰若不博文則不知禮之所在如聞見卑寡則所約之禮亦未必得其大中至正之歸也

君子成人之美

此以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言然其所以用心有如此之不同者一則以其所存有厚薄之殊一則以其所好有善惡之異以其所存厚薄言之君子存心厚愛人以德故成美不成惡小人存心薄樂人之短而見人之長故成惡不成美不可依胡氏謂君子存心本於厚而待人亦厚唯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唯恐人之不薄也其說非○以所好之善惡言君子自家好善故見人之善便喜心生而樂盛之小人自家好惡如博奕飲酒之類已所好也故亦喜他人為之此皆情理

之必然如胡氏說是○成之者有以其未為而誘掖之有以其已為而獎勸之皆所以致其成也成字就其事之意不可只以誘掖獎勸四個字來當他看集註下面又有以成其事四字可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政者正也正之一字主在正人然正人與治人不同必正己以正之如云格君心之非一樣故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

言政之所以得名者謂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夫如是則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已子能身帥以正則人皆歸於正矣孰敢不正然其所以帥正之道則非一言所能盡也不知康子解得否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魯自中葉

字從章從不從世章本一葉上生一葉葉葉相承猶人之父子相繼世也故曰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言民之為盜固有由來矣苟子之不欲則雖賞之不竊此假設之言明其必不肯為也○季氏竊柄盜於國也康子奪嫡盜於家也此便是魯之大盜何以責民之為盜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章意謂穀不善嘉禾不生有道者每為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無道者惡人也有道者善人也子為政政者民所視效焉用殺故子欲善則民於乎乎視效而皆善矣此欲善欲字重如欲仁而得仁之欲謂其只欲乎

善也此是躬行乎道此下是譬喻子欲善而民善之理盖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草加以風必仆君子之德能感故曰風小人之德應上所感者也故曰草此正所謂以德感德如此說方得二個德字親切然則爲用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二句且虛說若說殺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一句○自子爲政至草上之風必偃只是一意子欲善而民善矣只是子爲政焉用殺底意君子之德至必偃又只是子欲善而民善意又總是前頭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又只是句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意亦只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之意聖人之所以告康子終始只是一說而無異辭雖異辭而實未嘗二意此可見道理之所在矣爲政者可不思哉雖易其辭不易其意所以不易其意者以理之不可易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却要說得周旋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孚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脩於已之事非德孚於人也○此一句是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爲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認聞爲達非其正義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爲達也言有聲於邦家也在邦在家皆有聲也盖謂在邦則名聞于邦之人在家則名聞于家之人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達與聞相似而不同不可以不知也夫達也者其始也初非有心於達也不過自盡其自脩之實質焉而已無華飾也直焉而已無邪曲也然質直特正其在內者却又好義而外面處事一一要當理然二於質直好義又未免觸突於人故又須檢點仔細於接物之際察人之色恐吾之言行未慊人意而思慮只要下人惟恐意氣有一毫加於人而取人之怨怒也凡若此者皆自脩於內云云而人信之自然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此則所謂達也然則達豈聞之類哉而其達也亦出於自然耳豈固有心以求達者哉○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為但凡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為基地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

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象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違來照看見質直之為忠信

色取仁而行違則非質直矣而亦豈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居之不疑矣○色取仁似若質直而好義者○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仁而行違全是不質直而好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仁而行違自相反了未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違對好義三註不是

仁乃吾心自有之物欲仁而得仁又豈有假於外哉曰色取仁便見是本不仁而外面取個仁來粧飾也○色者外貌之謂如此說方貼題色字全虛說取仁之仁不專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李張問達夫子則舛言其所以達者告之見

其與聞異也只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是正意

夫聞也者全是造作擺布得來然以其專務於此故亦得名譽著聞色取仁夷考其行則實不仁然使其能疑猶可見其心之不自安矣乃又泰然處之而不自疑謂以仁自處也須看他所以色取仁者是何意豈不是假作仁以瞞人使人皆以為仁乎所謂居之不疑豈其能恬然不疑乎彼蓋自以為勢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底都壞了不以我為是了故只得直擔當去人未必都能看破也故曰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一以名言名有餘而實不足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脩慝亦謹獨克己之事也蓋其惡未形方匿於心而有以去之

去一本撤

則求救其根矣○崇德謹於為善也脩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其所蔽者去之也人雖能為善去惡然於性偏難克處則不免溺於其所蔽而有不自覺者故又當有以辨之言果能勉於崇德脩慝則惑亦庶乎其可無矣又脩慝辨惑亦皆崇德分內事

善哉問此三者皆學者為學之要遲以此為問可謂切問矣故善其問○先事後得謂先其所事而後所得也只知有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初不計其功效如此則心力專一工夫無間而德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而何

先事後得則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德其有不崇乎若一萌計功之心則方有事而正之正之不得而妄有所

作爲矣德何由崇○德日積而不自知謂日有所得也全是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先事後得則純是天理而私欲不得以間之德安有不崇

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爲已朱子註有以意思高遠來說崇德者又是一意不必用又有純是天理之說者又是圈外所謂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之說本意只是心爲事而勿正底一工夫無間必有事焉而勿正底一工夫無間

意甚妙

攻專治也最要看得專字意今也專以治已爲心專以自治爲事而不暇及於責人何惡之有去所以脩慝也人之常情責人常重責已常輕才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鹵莽而不暇治矣如何辨惑如以一朝暫時之忿不能寧耐忘其身不顧遂至禍及其親皆所不顧此豈非惑歟夫一朝之忿甚微而禍及其親甚大知此爲惑則有以辨之懲其忿全大○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非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恨也○忘其身以及其親一說忘身且忘親也則及字與註不同一說忘其身而與人鬬以至禍及其親此及字與大傳鮮不及矣字同如前說則是忘其身與親耳○或問懲忿辨惑亦略有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棄遲粗鄙近利蓋近利則不能先事後得鄙略則不能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粗猛則不能顧身念親而懲一朝之忿故夫子告以此三者不曰近利粗鄙

而曰粗鄙近利者文順也粗鄙斯近利矣此以其為人言故不拘拘於本文之先後也

樊遲問仁知章

愛人知人亦以已能者言此以仁智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矣盖本末未嘗相離今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如其言也訒之例若使樊遲少之夫子之答亦必與為之難內省不疚意同矣樊遲未達者以為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吾為仁不智矣為智不仁矣柰何故猜疑而不能自解夫子因解之云此自不相妨舉直錯諸枉自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智也使枉者直則仁矣是於知人之中自有愛人之實仁知何相悖之有然仁的意思全在知內出來看能字○樊遲學問本末深造故此說話也不曉解夫仁者固愛人矣然豈必不問善惡都愛邪都舉而用之邪智者固有所擇矣但是舉措之間自有辨別然亦豈都無憐愛他心而一以土芥視之耶可見遲於窮理工夫全少但以其能問不肯拋放了此則我師也○舉直錯諸枉謂辨其孰直孰枉吾舉其直而錯諸枉者彼枉者亦有所愧而自矯枉為直○著使字是吾能愛人也上文知仁分說此因其疑而合仁知說

夫子以此告樊遲遲猶未達欲再問則近於瀆故不敢而退以質諸子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云云盖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故只曰問智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為此句閑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遲述所

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舉直錯枉吾固知其為智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智的道理何指子夏答云此意自有所該也

富哉言乎言只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兼仁智看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吾見於夫子而問智意選於衆舉皐陶伊尹舉直措枉也而不仁者遠則能使枉者直矣然則夫子斯言豈專為智者之事哉

不仁者遠不仁者皆化為仁只在眼前但既化便若不知那裏去了底一般○吾見於夫子見字與師見見及暴見於王之見字同謂往見也不知孟子見梁襄王何如○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一條饒氏解得不是只淺淺恁地說欲樊遲得受用也然

舜湯云云亦不外此便是包含無所不盡此與道千乘之國章所謂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者同與本註嘆其所包者廣合學者之問也不徒欲知其說云云如愛人知人此說也方其所施設如何處事其事迹之實也以本文看亦出但未必其正意子夏之言若依程子解亦通則是舜有天下一段只是說箇舉直錯枉云云的模樣如此耳不知朱子如何恁解且朱子此解既不得子夏包含意出又不知樊遲畢竟曉解否朱子蓋因吾見於夫子而問智一句照應看來

子貢問友章

子貢問友道何如也固有忠告而不善道者蓋其心雖厚而不善於詞說不得意思相入也

講学以会友則道益明
取善以輔仁則徳日進

告非難忠告為難道非難善道為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能善道為難忠告而善道之則在我者盡矣不聽則其失在彼吾亦安能如之何故止而無自辱何也朋友以義合者也義合則合不合則止若以數而為所疎我便無意思了是辱也○不可非然以義合非天合之親可合亦可離也如王者天下之義主義字亦是此意

君子以文會友章

君子以文會友非以勢合亦非以酒食遊戲相徴逐也以友輔仁其所取者有在於是耳二句相連説但文者講學之事知也仁者進徳之實行也故曰講學以會友云云則徳日進此一説也○又一説君子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故曰則道益明益字分明不然則只曰道以明可矣依前説乃全是會友講學未是以文會友矣益字如何通夫會友則道以之益明矣然所會之友人各有善吾則取其善以輔吾仁所謂相觀而善矣或曰得之講論之際亦是但恐是講學明道之事耳與朱註不合講學如則以學文都是自家或全無朋友知覺從何而發必先自講學曰不先講學無可以會者矣若欲啟其知覺必須尊師隆友學是自脩會則是共事也○講學個所以明道講學而以會友則道益明矣為善而得所資則徳日進矣註末串○曾子之意謂夫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也為仁非獨為仁也以友輔之也以文以友字重然着則道益明則徳日

共事下異本有非所宜也四字

進字面則會友輔仁亦重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

子路問政子曰爲政莫先於興民之行然必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也爲政亦莫大於後民之事然必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也見得身爲政之本誠能以身先之勞之民行安有不從民事安有不勤者哉子路則以爲政亦多端矣先之勞之之外豈無所當用心者乎夫子以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能先之勞之於始未必能先之勞之於終故以無倦告之姑使之深思也先之引之也凡引人者皆在先勞之爲勞已也不只使工役人而已○先之勞之不相襲是兩件先民之行勞民之事也一是本二是末皆是政裏面事先之勞之教養俱舉矣○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此爲政之所以必貴於先之勞之也不是朱子引蘇氏爲之著其效此與上章則道益明則德日進下章則已不勞而事畢舉則刑不濫而人心悅之類一意

請益曰無倦夫子意云先之勞之二者儘足了何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也○子路之問多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盖其性勇心粗不能細膩遜志以求道理○子路之請益意在先之勞之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意不出乎先之勞之之內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

宰各有屬故曰有司有司其屬也如士師不能治士士師亦有

屬宰其長也○宰之所屬有典財穀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礼制者凡事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宰兼衆職謂衆官職也

赦小過過失誤也失誤已在所矜況小過乎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亦不得不懲如今律法失誤者亦有罪名如公錯之類○人之過失大者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則赦之而不治士庶中有才德者吾則舉之以為有司三句平說舉賢才不兼已用者說仲弓以為先有司可能也赦小過亦可能也獨賢才散出於稠人之中而一已之見聞有限故問云何以能周知一時之賢才而舉之耶曰汝雖不能周知而未必全無所知也汝既不能無不知而他人則未必皆不知也為汝謀者但舉爾所知之賢才其爾所不知者必有人知之知之者其肯舍之而不以告我乎夫舉其所知者於已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則何患賢才之不盡舉哉此說不是

舉爾所知謂汝但舉其所知之賢才爾所不知者人未必不知皆將舉而用之矣其肯舍之哉夫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如此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何必求以盡知一時之賢才哉此說勝前說且與大註程子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之意合且見仲弓用心之小不如聖人用心之大一定如此說○三註兼舉有司之賢才言舉而加之上位不知自身為邑宰舉有司之賢才要何路用亦只到為宰耳上位恐難說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緣文子是

大夫○程子只在公私之間爾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

衛君待子而為政

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不仕固無義仕於出公尤無義也子路昧於義以為可仕而仕之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為將仕衛故問曰衛君有待於子之出仕而為政不知子之出仕其所設施何先○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胡氏曰孔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此指孔子非本旨矣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亦然

子曰必也正名乎

此名字是名分之名溫公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也孔子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正名之說也饒氏謂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此說雖美而非本章之意與下面施之政事皆失其道相戾詳之○一說施之政事亦是上文事字施字終難解且上只曰事下却言施之政事必有以也○父子相繼禮也故禰其父今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是實紊而名與之俱紊矣名實既紊政未易舉也故孔子為政必須矯之○不曰不禰其父而禰其祖乃曰不父其父者何蒯聵猶在故也父廟曰禰未死何廟○輒不當立正名之說見胡氏註云然此亦緊論非謂仕輒了却要如此做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此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荅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

以不肯仕衛之意也當時若仕於輒子又如何廢子輒而請命立公子郢乎既要廢他又如何仕他若要先勸他如此區處亦不成仕也所以知其不仕衛仕衛則食輒之祿為非義矣出曰夫子不為也不既彰彰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便曉此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故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一句讀言子乃若是其迂哉夫為政者唯取其今日所宜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拘於名之正耶

子曰野哉由也

夫為政必先正名此子路之所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未可便道孔子不是今子路之徑以為迂故孔子責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疑之狀也與率爾相反君子則不野何曾便率爾妄對而以他人為非乎自名不正以下極言名之不可不正也一正一反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

名者所以名其實實者理而已矣事不順理則名色不正名色不正則言不順矣所言必有實實者事之幹也名不當實而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之難成矣事不成即便無序而不和了禮樂何所安著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便正經道理都廢了則其所施為全是糊亂做了故施之政事皆失其道而刑罰不中獨舉刑罰者其害尤甚也○名不正則

言不順只著個名不正則事不成亦可了何必又著個言不順
蓋名一不正則口頭說出便有碍說且不去況行得去乎故事
不成○問事既不成了如何又得施之政事曰事不成只是據
理而言言其無可行之理也故曰無以考實而事不成須味言
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一句可見只是說不成箇事體施
之政事之事與事不成之事不同○朱子語類曰事不成是麁
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
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整有次
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此說最明
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方說得事不
成禮樂不興蓋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禮

樂從何處安頓而敷施如此則教化不行將至任刑罰矣而刑
罰不中斯民無所措手足國之危亡無日矣名不正之害一至
於此為政者可不先正名乎
禮樂與刑罰相為用舍存亡者也吳氏註甚暢吳氏曰此禮樂
非玉帛鍾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
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
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
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
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
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事既行不去則序與和安在而所作者盡是糊乱做去了民將

不聊生矣如衛輒以子拒父是實壞而名不正了便說出口頭也有礙行也行不去不成箇事體了而禮樂又安在乎其所施為全是悖天理逆人心底事刑罰如何中民如何聊生在輒當時也未嘗無所施為只是大本一差萬事瓦裂了所謂吾何以觀之哉○大槩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特節節推出來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自名不正至民無所措手足言名一不正則其弊至於此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字着力說

名之必可言也總是名要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兩必字有意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言之必可行也所謂名實相須也名之言之二字虛如云行之有常言之有實之之字○一說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之字不作虛字看此兩句正見名實相須意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或曰責子路以苟於言也如此則苟字與註中苟字不同矣○一說正謂子路苟於言也與上文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相應謂子路不闕其所不知而苟於言也註云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名一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非貼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也一事苟事字虛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獨指名而言則其餘

項都苟了指言不順以下不當其實便是苟言之必可行可行則禮樂興刑罰中矣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然則為政必先正名非迂也○名實相須此一句也要看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固可見名實之相須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亦可見名實之相須或者都認好邊說不是唯其名實相須故一事苟而其餘皆苟○名實相須一句直解此節到底不是只解名之必可言也住盖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者正以其名實相須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亦直解通節意上文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豈不是名實相須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意自見矣又何必贅陳新安之說非

語類云或問胡氏之說固善但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柰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朱子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為蒯聵賀孫因問如討陳恒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

吳伯英又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從蒯聵否朱子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又

曰輒若用孔子孔子須先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況孔子乎

輒父子當時若兩邊都避去便好若是一人避終是名不正○輒立十二年而蒯聵入衛出公奔魯蒯聵立即莊公也子路死於孔悝之難即其事也孔悝孔文子之子得衛政蒯聵因之而立莊公後亦為晉所逐至於踰墻折股卒見殺於戎州己氏之妻為莊公嘗髡其髮以為其夫人出姜氏之髡也

朱子答范伯崇衛君待子而為政章曰熹嘗問先生瞽叟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着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為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逆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

子之與己之心揜耳盜鍾為罪愈大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樊遲請學稼章

朱子曰遲學稼當時自有一種說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臣並耕之說之類○蔬菜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菜其一耳今相對言則菜之外如茄如蒜諸葷之類皆是蔬

樊遲為人粗鄙近利聖賢大學之道未之聞也故一旦請學稼稼者種五穀也請學者欲夫子教之也夫子答曰我却不如老農稼之事惟老農精於此子欲學稼須從老農而請之學圃亦然夫子兩言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遲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及其既出夫子恐其終不喻而或至於求老農老圃而學也則其失愈遠矣故譏之曰云云

夫子以樊遲所請學者皆小人之事而不知有大人之事在所當為而於此自有所不必為者故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學者自有所當為之事君能為之雖不必學稼圃而自有為之稼圃

者矣何必身親其事而屑屑然留心哉○君子小人皆以位言

上好禮禮者敬而已矣好禮則能自處以敬矣民以類應孰敢不敬乎上好義則事合宜事既合宜民焉敢不服乎凡民之所以不服者都是在上之人有不得其宜處致得他心不服故舉措得宜則人心服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又云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上好信有孚惠心而吾之情輸於下矣民獨無人心者耶故莫敢不用情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誠於我也

上好禮是能自重矣民孰敢不敬此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禮則民易使不同彼禮字闊無好義意了○按禮義信五性舉其三不及仁智者禮義信皆仁者之事智則知斯三者弗去是也

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了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不可說營東邠西越南冀北只是大槩說與天下歸仁同類○焉用稼非惟不屑為自不用為矣孔子是說箇不用為道理故曰焉用○此章是教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說話若說遲已仕又請稼圃似不近情

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故誦之

必達於政又其言温厚和平長於諷諭故誦之者必能言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也而不達使於四方也而不能專對則亦徒誦而已矣這箇誦詩何嘗故曰雖多亦奚以為學者須於夜半一覺之時試思看古人教之讀這書是何意人所以不可不讀書是何以此吾所自愧也

多三百也雖多亦奚以為哉好看究經將以致用也既不能用徒誦而已○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亦於其所載之人情物理上驗見得○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則有以得其所以然而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故宜其達也

試舉一詩論之如關雎一篇以人情言則窈窕得其正以物理言則關雎有挚皆在其中矣即此而觀文王后妃室家之好如此則所謂身脩家齊刑寡妻而御家邦者在是矣政治其有不得乎風俗其有不盛乎不善者反是而觀之○專對獨對也從容酬對於獨人之中而自有以折衝於口舌之下片言有萬鈞之勢一語有回天之力如富弼之使契丹孔明之說孫權是也然非有温厚和平之味者亦不能有回天之力而折衝於樽俎之間也或曰此說似太軒昂不見得温厚和平氣象○長於諷諭使吾言易入而聽者易悟意○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對則衆介助之專對是能不用衆介之助也○以訓用為語助辭言

何用誦詩為一說誦詩雖多何所用哉小異從舊說則是何以為用為字當用字了今據則何以哉例○問同一誦詩也有誦而達者有誦而不達者何也善哉問思之○凡窮經而不能致用者皆是雖多亦奚以為獨舉詩蓋偶為讀詩者言耳

其身正不令而行章

此章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不是告官也可以仁義孝弟之類解說只是大學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

魯衛之政兄弟也章

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魯則父不父子不子魯衛之政相似如此故孔子發此兄弟之嘆也錄去公室政逮大夫君不君臣不臣衛則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兄弟言其相類也○或曰言相為伯仲亦說得好但與註中本字謂衛公子荊善居室

此章要說得循序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循序則不欲速有節則不求盡美依大全說方其初也始有之時在他人雖合而猶不以為合必求至於盡合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合矣既而少有也在他人雖完而猶未以為完必求至於盡完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完矣又久之至於富有也在他人雖美而猶未以為美必求至於盡美也彼則曰吾今已苟美矣夫由合而完而美

既可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又可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者何哉

始有即合也少有即完也富有即美也但公子荊皆曰苟而已非是讒詞直是其始有與他人之始有者不同故道其實曰苟合矣○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足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荊之知是處○三有字言家中所有之類非指所居之室言也善居室言善為家也朱子小註有以墻壁言者是亦粗矣其一耳非專指此為居室也味大文有字說得自寬

子適衛冉有僕

子適衛冉有為之僕僕御車也執轡在手也夫子入其境見人民生聚之衆因嘆曰庶矣哉再有曰既庶矣又何道以加之曰富而無以遂其生必也有以富之如制田里薄稅斂此富之之道也再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曰富而不教則民生雖厚而德不正未免近於禽獸矣故必有以教之如立學校明禮義此教之之道也

田是百畝之田與他耕而食也里是夫里即五畝之宅與他蚕而衣也賦兵也斂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其租兵以戰役如為堂為沼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為斂字用者如不賦其麛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征之類○制田里薄

布異作沛

稅斂稅斂固因田里分數數布然不止於布帛設學校○立學
焉卿學國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
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道統言理
其條理也蓋才說禮義便不止孝弟五倫矣易曰有上下然後
禮義有所錯是也五倫舉其大綱言孝弟尤其重者也
庶據見在而言富之從而加之者也教之又從而加之者也○
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司牧言主養斯民者也寄以三事主庶富
教言不可以父生之來說制田里薄稅斂非所以生之耶既曰
父生師教君食便是民生於三之義而非寄以三事之意矣輔

氏之說非是○曰西京之教無聞焉則不止文帝而文帝在其
中○尊師重傅師道之教誨傅傅之德義○三老只一人做五
吏亦一人做三老老人知三才之道者五更老人知五行之事
者

苟有用我者章

苟有用我者謂委國而授之以政也只消一年十二月而大綱
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便是爲東周
乎所謂至於道也

朞月可者興衰而起廢革故而鼎新也三年有成則財足而兵
強教行而民服矣○紀綱也不外乎教養之具有成也是以此
爲治而其功成也紀綱不出乎政教刑三者而已○可者僅辭

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者是僅可不是紀綱僅可○朞月謂周一歲之月周一歲在朞字內也月也正貼月字朞月已可就近說來以及遠也近之則朞月已可遠之則三年有成當時無賢君使聖人君國濟世之抱負徒託諸空言惜哉

善人為邦百年

吳仲珠曰善人善有諸己者也百年祖孫父子相繼而久者也勝殘者是我之善足以化其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是言民化於善自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也善人為邦之久則化人之善者久故能勝殘去殺其功如此誠哉是言一句蓋言善人為邦百年實能勝殘去殺古人之言信不誣矣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貼為邦百年句黎民醇厚有勝殘意幾致刑措有去殺意○勝殘勝者盡也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若為惡者都消化澌盡了一般故曰勝勝者化之使舊迹俱泯也○勝殘去殺意相連說有殘暴不得不用刑殺勝殘去殺矣

亦可以勝殘去殺饒雙峯曰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意以有未能必其殘果能盡勝殺果能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皇極第九篇曰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此章見仁澤之難浹也言如有王者其教化之浹亦非句時之

間所能就必其仁心之所涵育仁政之所薰陶積而至一世之久然後仁也可見王道無近功○不可謂王者受命而興謂之聖人受命而興則可既是王者不消言受命而興矣仁者字究竟是王者故曰教化浹蓋此仁字是其布之天下者也

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効也効謂實迹此仁字主理言故曰教化浹無垠養意故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云云是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矣浹者貫通融液無一處不透徹也○大註小註只說到成康不知堯舜獨不謂之必世而仁者乎堯舜相繼且在位一百年或五十餘年當時黎民於變時雍無為而治比屋可封人人士君子非仁而何

三十年為一世故集註不主相繼而久者說如堯舜在位皆過三十年如為邦百年朱子分明解云相繼而久也與此不同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為政所以正人然苟能正其身矣於從政以正人也何有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章無註以下二句便見上二句意

以仁意講正身亦可從政謂為大夫已解在前則此一章主為臣者言可從○為政兼君臣不必依饒氏說專主人君如子奚不為政孔子為政季桓子為政於魯之類蓋彼兼君臣言此專為臣言○一說為政與子張問從政同皆言為政以正人也非專言為大夫也

冉子退朝章

冉有退朝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大凡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欠稽考且此是記者之辭○何晏也晏晚也遲也非日晚也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冉有所聞實是國政非是家事夫子亦知是國政但是時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云云正欲開曉冉有使知國政之不可私議於家也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冉子對曰有政更不知其非矣○政事泛言之則通用曰國事亦政也曰家政亦事也別言之大曰政小曰事如曰作於其政害於其事之類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此章是也○夫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冉有聞此當愧汗浹背矣○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魏徵欲太宗知不望昭陵而望獻陵雖不盡同大畧同也又魏徵獻陵之對與視九功而不視七德意亦略同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詩曰如幾如式幾期也式法也楚茨詩傳云神之錫福其來如期其多如法也法謂法度世間法式何限無一物無法無一事無法故曰其多如法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乎幾字同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亦有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無一事之敢忽所謂后克艱厥后者矣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則為桀紂之拒諫遂非毒殺諫臣者矣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據此章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又略有少異一言興邦者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也一言喪邦是自言如此總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便是夫子又何暇問是誰所言耶○一說為君難一言可以興人之邦言莫予違一言可以喪人之邦○不亦善乎大凡不亦字都是從容語意如有未盡然之意如不亦說乎不亦宜乎皆是亦可以勝殘去殺亦字亦然

此一章可熟讀為作文之法

葉公問政

吳仲珠曰為政以得民為要近悅遠來為政之道當如是也不可就一邑說亦不可作效驗說看來還是為政之驗但孔子意云必有是效驗方好此便是答他問政了

○夫葉公問政夫子不告以施為之方而乃告以為政之效者蓋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者之悅非偶悅也必有以致其悅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近悅遠來之效乎如前說○問其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兩句平說然先言近悅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何也事之遲速有自然之次第若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矣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若見小利則所就者小而大事反不成矣此兩開說欲速之病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本文兩開說蓋欲速自是氏合說錐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本文兩開說蓋欲速自是以速為利也見小利又是自無大規模意思非謂因是利其小者故欲速也然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葉公語孔子章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者葉公之問已自許其直矣故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如何其意蓋謂莫親於父猶且證其惡則其直也為何如○有因而盜曰攘非穿窬而盜也如入人室中見可欲者隨手取去又如拾遺亦是如攘鷄便是他人鷄入其家使掠而殺之○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錐不求為直然而順天理合人情直固在其中矣尋常說隱與直正相反夫子此言非指隱以為直也只是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為正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為直者直之權理之經也○衛州吁弑桓公石碏之子厚從之出奔石碏數而殺之大義炳親與周公之誅管蔡同一天理之正也君霍光陰事邪謀殺其國母而不自発便大得罪了以此見父為子隱者亦是非大故不為絕天理事君父為弑逆之謀而子亦將不隱乎曰如唐李懷光之子璀是也

凡言人情有天理內之人情有天理外之人情天理內之人情不可為也蓋天理內之人情亦即天理也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類故今之律親屬得相容隱而不坐罪孰謂法律有外於道理哉其與道理背者非先王之法也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子曰仁躰事無不在隨在皆有此理也隨在而盡其理則此心常存而仁不外是矣此之謂仁所謂心存而理得者

蛮之夷狄居處不可不恭執事不可不敬與人亦不可不忠也此言所以勉其固守而勿失此註在言外然固守勿失便是不可棄舍不必依陳氏註○居處未嘗應事接物執事與人平說無先後之可言黃氏謂應事未涉乎人者非是居室處是未動也細分之然恭主容程子曰未有外笠踞而心正者然則敬亦在其中矣非謂只是貌恭而恭見於外亦是自然而見於外也○充之則睟面盎背以自脩而言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以及人言徹上徹下此上下以地位言所謂上下一理也

子貢問曰章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言何如始稱士之名也

○人之志患在無所不為人之才患在無所能為行已有恥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才足以有為也本末兼全士之為士如此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行已有恥在外○蓋為使之難不獨

貴於能言而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有為之才也不獨貴於能言以見貴於不辱君命也新安陳說非是○朱子小註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不可以不辱君命專指能專對言蓋不辱君命重在才足以有為上所謂為使之難正在此上

○夫才行俱全此士之上也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次之蓋能孝能弟則大本立矣然止於能孝能弟而此外無復才能之可稱則其才有不足比之才行俱全者不及矣故為其次

○行已有耻說得廣而孝弟亦自有了孝弟又該不得行已有耻但更是大本故不曰行立而曰本立○宗族宗其姓宗族共姓為一族類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曰孝弟其為仁之本此乃以為士之次者蓋孝弟為仁之本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如此章所云是只此二者而已蓋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言必信一條此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者蓋言必信所信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信也下此則言誕矣行必果所果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果也下此則行縱矣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安得為

士○上文集註云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筲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數乎

不得中行而與之

不得中行而與之言不得中道之人而授之以道也此言其所以取於狂狷之有在也大抵天下好人自有二樣一等志極高而行不掩者是之謂狂又一等智未及而守有餘者是之謂狷又一等有狂者之志而所行又精密有狷者之節而又不至於過激此則所謂中行者也中行者其上也狂者其次也狷者又其次也然狂狷者有是德又有是病世間自有一等謹厚寡過底人若可與也其實既無向上之志又無特立之操故聖人既不得於中行則寧舍謹厚者而取狂狷也或都把註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一句忽略看了不知此句自虛他不得要仔細看

○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劉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不猶愈於謹厚者乎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智未及而守有餘此朱子正解狂狷之所以為狂狷處而本文所謂進取及有所不為與夫所以有待於激厲裁抑之意皆在其中矣集註此已解盡了下文則畧言之只見是不若得此狂狷之人

又曰因其志節云云耳

進取即志極高也有所不為即守有餘也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言狂者進取便見只是志言狷者有所不為便見只是行

○狂狷自是病痛字面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則進取猶者有所不為有恁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過可舉其實不足以有為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狷○有是志者可以裁抑其知之過激勵其行之不及而使進於道是節者可以激勵其知之不及而裁抑其守之過而使進於道孔子以是取之非止取其志節而已也故註曰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此與字與大文與之之與不同進取言其有向上之志有所不為言其有能守之節○激勵裁抑仲珠曰因狂者之志而激勵之以力行之功又裁抑之以行當捷言毋徒志極高而行不足以副之終於狂而已因狷者之節而激勵之以致知之力又裁抑之以知當推廣毋徒守有餘而知不足以及之終於狷而已

此中行只就資質言其無狂狷二者之病耳非謂依乎中庸也孔子只得是人而與之則至於義精仁熟從容中道之地也○一變至於道也

人而無恒章

人而無恒凡事皆不可獨言巫醫者南人俗語云耳若此意出

於士君子則不專指巫醫為小蓋以其重也故註亦推其本意云尤不可以無常此無恒謂無常心也常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巫所以交鬼神古人於禱祝用之○輔氏曰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不敢寄以死生此見人無恒不可作巫醫也○南人之言似專指為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稱其言而善之既曰稱又曰善者稱述也非褒稱之稱毀亦訓稱人之惡今俗語亦有謂稱說者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感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正子所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後也意○一說不恒其德則事皆不可為而為人所薄矣故曰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言無恒則取羞在劣有明訓人惟不占而已矣苟玩其占亦何以至此○一說無恒而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矣南軒新安皆如此說較優此蓋不占二字說得切如未占有孚之義但恐與集註相反○陳新安曰此章見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常也

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之與人也視人猶己泛以愛之和而已矣初非以其合於己而與之比已而比之也是不同小人之於人也不過其合於己而與之比耳是同也何曾是公心泛愛而和以處之哉蓋和與同相似而實不同和公而同私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故夫子別而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君子以同而異夷齊兄弟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已○朱子小註後一說極痛切人情然大抵是尹氏圈外之意非孔子本意孔子是外相似而實不同意

鄉人皆好之章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盖一鄉未必皆善人也安知其非如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盖一鄉未必皆不善人也安知其非詭世戾俗乎必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為善者所好則可見其有可觀之行斯可謂之君子矣乎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事自我事彼而言悅自彼悅我而言君子之心公而怒公而難悅怨則易事本文先言易事難悅集註倒解先公而後怒者盖君子泰而不驕章

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是貢他才能貢他勢位作意氣相似驕與泰亦相似而不同○君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泰耶舍是理欲之分故泰公而驕私

剛毅木訥

剛毅木訥近仁言此性質底人於仁為易得也

○毅無用言即健也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但不能言者模樣夫子意謂夫仁人心所必有者但柔脆著有物慾之累華辨者有外馳之失故其去仁也遠矣惟夫剛而有立毅而有為木而不華訥而不佞如是則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雖未得為仁然於仁為近也

子路問士

子路問士子曰行行如也悻悻如也非士也必其切切偲偲到偲偲語告之詳勉而又怡怡愉愉和氣之可掬如此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必也朋友云云

舍人教民七年

教之孝弟忠信者使之知有君親之義教之務農者使之無飢寒俯仰之累教之講武者使之熟於金鼓坐作之屬夫孝弟忠信之行其本也務農講武之法其末也無本末而教則民知親其上死其長可以即戎矣即戎使戰也○或曰親上死長但只承孝弟忠信意非也君不使之深耕易耨則壯者何由得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救死不贍之患矣何以能親上死長君不教之以講武則民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身不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見敵未動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膽破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無言之為是○即戎者民平居只是耕食鑿井衣今則將來用他披堅執銳

以攻以守以戰是俾就戎也猶今云從戎之意○亦可者亦僅辭善人教民七年如此亦未必為節制之兵一說即戎主上之人言○註云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為本末新安陳氏却以務農亦為本又是一意

以不教民戰

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至孟子以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則只言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云云蓋講武之法戰國之君自不缺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

憲問恥言世間何事最可恥子曰邦有道不能有為而但知食祿是皆可恥也蓋憲猶介人也知夫子兼舉以告之蓋欲其因所已知而進於所未知自其有守而充之以有為也

但即夫子之答憲問恥者求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只消得一箇有守一箇有為而已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為者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故在原憲則難於有為在衆人則難於有守自當時原憲聞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為重○憲問恥時已知有邦無道穀之可恥其以問者特欲質諸夫子以信其志耳故夫子并其所未知者告之註云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若只知有邦無道穀為

可恥則狹矣

○甚矣人不可只是有守而不能有為也朱子曰不能有為只是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檜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是能論貪汚而已愚謂孔子答子貢問士以稱孝稱弟者為次孔子平日議論最重行而於此乃以次等目之意豈苟哉

克伐怨慾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與問恥都是貞諸夫子以信其志耳怨忿恨輔氏註云忿見於外恨藏於中者非也忿字從心且懲忿及一朝之忿豈皆是見於外者耶盖朱子解此極分曉倘只曰恨而不曰忿便沒分曉何處不是恨

○子曰可以為難矣夫人之常情克則克耳伐則伐耳怨則怨耳慾則慾耳作於其心害於其事有諸中必形諸外未有能制之者今乃能制之不行豈不可以為難此亦虛虛荅他不是曰你如此亦可為難憲所問亦不曾曰我克伐怨慾不行焉夫克伐怨慾四者約言之只兩件又約言之只一件總是人欲理欲不兩立既曰不行則是人欲猶在而但力制之耳至於仁則天理渾然而人欲退聽矣

拔去病根註中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勇猛決去者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顏子之克己是也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則原憲之所可能也故積漸

消磨之說於憲為切

士而懷居

所貴乎士者以其但知惟義所在而無係於情欲也今也士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為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苟義將無不為方為不足為士○既謂之士便當有異於常人處而乃懷居是亦常人也何足為士

○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為溺於所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則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此章蓋為當時士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留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係遁者也故為此言夫於所居而有所顧戀則凡聲色耳目之欲皆在其中矣而或者乃以意所便安處為泛言不指居處者亦非也但以專懷宮室則不是

邦無道危行言遜

邦無道危行便無不是處了言遜特以避禍耳○如蕭望之范滂之徒便是不知言遜道理至於張禹孔光輩其罪不在於言遜正在於不能危行耳且言遜亦非阿諛也○一說危行言遜指在下位之士者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遜只宜去其位耳

有德者必有言

此章之意似謂固有有言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無言者也固有有勇而無仁者矣未有有仁而無勇者也蓋此得以燕彼

彼不得以燕此夫子發此欲脩身者知所重慾觀人者知所尚

也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未有不能言者也故必能言若夫有言者或是箇便佞口給底人未可知其必有德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人之所以不能勇於義者都是有所牽係既無所係惟義所在則必奮然為之矣故必有勇若是有勇者或是血氣發出來未可知其必有仁○德以理之有得言仁以心之無私言德字重仁字重有德之能言又不若仁者之能勇但此以德言仁勇相對德字泛而偏仁字重而全此仁字不主於愛言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二句出礼記言和順之德積諸其心而和順之英華自達於外必能言也孔門所謂能言大抵皆就和順英華上說如誦詩三百章云其言温厚和平長於諷諭不拘詩無以言則曰心氣和平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是自和順中來亦可見聖言之不可易矣○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一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矣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問曰羿善於射奡盪舟以力言之天下無與敵者矣然一則為其臣寒浞所殺一則為夏后少康所誅皆不得其死

禹稷躬稼若以權力言之伯出人下然禹則親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南宮适此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夫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夫子已難於言以禹稷比孔子尤難於言矣故孔子不荅然适之問雖不可荅而适之言則實可取故孔子俟适既出而嘆之曰云云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尚德而已故君子必尚德而不尚德者非君子也

南宮适之言似問而非問非問而似問也荅固當不荅亦可若适正問曰何如或云是何也則夫子亦安得全然無一言○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之功亟乎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亟乎

註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是已○播種分布而種之也撒種之類皆是播種與今插秧之類必異○言禹稷之德而獨稱躬稼者見其有德於斯民甚厚也一說此說於孔子不貼只從南軒見於行事之實說

饒氏以為南容是以畧比三家非也南容親為孟懿子之兄其心固知三家之非義然於說詞之間必不若是其自計也果然夫子亦未必取之大槩是泛論耳況當時三家季氏最強孟氏最弱容之意豈非以已家門事來說也

考之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豈家之專魯皆得以老死牖下而夫子春秋一布衣耳适之言復何徵乎然不知彼數子者遺矣簡編千載有餘戮而夫子之累朝褒崇歷萬世而有光

也於此又可見天誅有罪天命有德之深意而适之言終不誣云

君子而不仁

君子而不仁者偶然失之也未有小人而仁者未有偶然得之也仁豈有不求而自得底理凡外物固有偶然得之者惟仁則不可以偶然得○不要依謝氏註以仁不仁主心愚疑三註二說俱非為把仁字說戕重了他把做全體之仁說斷不是愛之能勿勞乎

此蓋為當時有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蓋人徒知愛之為愛而不知勞之所以為愛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人但知忠之為忠而不知誨之所以為忠也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愛之與勞忠之與誨似若相反而實所以相成也愛而不勞亦不成愛忠而不誨亦不成忠○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夫不愛人則已愛之能勿勞之乎言其勞之也必矣以此見愛而或不勞者禽獸之愛非所以為愛也忠而或不誨者婦寺之忠非所以為忠也○愛不但是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之愛友君之愛臣民師之愛子弟亦有如此者忠不但是臣之忠君子亦有盡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友處凡為人謀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

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自其心之忠愛中來也本文忠愛二字以正經忠愛者言也蘇氏註皆可放在本文之外說○朱子曰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令他

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

為命裨諶草創之

辭命最有國者重事所以交隣事大者在是所以解紛息爭者在是惟鄭國之為辭命也以裨諶素善造謀也而草創之世叔熟於典故也而討論之子羽為行人之官善於應對而能酌其中也則脩飾之東里子產其賢又非他人比凡事皆視其成也則潤色之夫辭命一事耳始之以裨諶之草創繼之以世叔之討論又繼之以子羽之脩飾而終之以子產之潤色制一國之辭命盡四賢之所長如此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然於此亦可見鄭之四賢者公心體國物我無間略有虞廷九官相讓各濟其能之風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為嫌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為羞夫子稱之豈惟以其辭命一事之善使為人臣者皆能如此所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草創起草也討論則將草稿來探討其故典而以義理論斷之草創者未必皆合於典故未必皆合於義理惟探討之則大槩皆是矣然未必其無過不及也故過者在所脩不及者在所飾子羽脩飾之則其辭大槩得宜矣然於文采或未足也子產潤色之則加以文采而詞氣充明論說允當矣

或問子產

惠人也一言以蔽之也蓋子產之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此類雖嚴皆是用以濟寬也惠人兩字全在心言

駢邑三百依厚齋馮氏則以三百為三百杜一杜凡二十五家大抵古者皆以户計如二十五家以至萬二千五百家皆是以户計其曰書杜三百者亦只云户口之書於杜版者三百户耳未必是三百社也○管仲之德不勝才子產之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聖學緊乎其未聞聖學也

貧而無怨難

貧逆境也富順境也人之常情最難於處貧故處貧而能安於義命無一毫怨懟之心者人情之所難人之常情不難於處富若但知義理稍能守分便能無驕故無驕者人情之所易然人當勉其難而不敢忽其易也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者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此以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重在人之常情上大全胡氏諸說人情俱不出

孟公綽為趙魏老

孟公綽魯大夫魯之在春秋其視滕薛等國雖若差大然大緊氣勢日趨於衰弱也是箇國小而政繁者矣任國政者非得碩才未易卒辦而以孟公綽為之大夫大堅是不稱故夫子因私下評論他說孟公綽設為趙魏老則優矣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夫公綽本大夫也而曰為趙魏老則優已自見得不足於大夫之任矣且公綽魯大夫也而曰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聖人不欲顯斥之然既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則亦未得謂優為於魯之大夫矣蓋公綽是箇靜寡欲故優於才者也惟其廉靜寡欲故優

於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故不可為滕薛大夫大夫子此一品當病也○今練為魯大夫而夫子曰云云分明是說他不稱職但意思甚婉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

子路問成人

成人完成的人也知見得明廉守得定勇行得果藝應得去武仲之知雖未可知然必是聰明靭悟人也○養心莫善於寡欲故曰廉足以養心○假如有人知了又廉又有勇又多才此亦何等人物了況又文以禮樂大槩儘高故曰亦可以為成人

禮樂中和之德也節之以禮使各適其中也和之以樂到那從容自在處中正只是知廉勇藝做到中節而無偏倚處和樂只是知廉勇藝做到從容純粹而無駁雜處以此見得四子未免皆以一善成名未免偏倚未免駁雜

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盡好去為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為成人

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但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智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也○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以禮樂之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字當飾字此亦無由有文也若謂文之全

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正和樂上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廉勇為德知藝為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可以為成人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與人有舊約終不忘其平生之言○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上節所謂亦可以為成人蓋自人道上已做到七八分處言也下節所謂亦可以為成人者對上文而言亦成人矣不然趨利避害翻雲覆雨之徒其去禽獸也幾希○上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下文而言也言也下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聖人而言也

程子曰知之明智也信之篤廉也行之果勇也能此人若無才藝措置不去亦不果也○程子曰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至朱子正解曰雖其才智礼樂有所未備方知才字是指武仲之知冉求之藝或曰不然莊子之勇公綽之廉非忠信也曰公綽之廉存誠者也莊子之勇無子路同子路無宿諾勇也非忠信乎若使是他人問成人夫子必以子路之勇為言而不取莊子矣

胡氏以後節為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云云夫子安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道也何足以滅此却寂然為何先儒未嘗疑及此為何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信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夫子以當時稱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已過其實了故質諸公明賈而明賈之言愈過其實夫子不欲正言其非也故疑其辭云耳○公明賈之言雖以解告者之過而不知已之所言尤甚過也然則文子未得為中正之士矣抑亦將不得為廉靜之士乎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又學者所當知○其然豈其然乎不可以上句為微疑下句為深疑蓋聖人詞氣含洪忠厚自如此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臧武仲身據防邑而使使者求為後於魯夫武仲既得罪出奔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可也其據邑以請者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也人雖曰不要君吾亦必以為要君矣

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此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要有挾而求也武仲以防而求後便是挾防而求史曰挾韓而議是也○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故天子直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非如楊氏所謂誅意之法大凡誅意皆是事不如此若無可誅者而其心則如此實有可誅也武仲分明要君則自不容於誅矣故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

一說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在當時人未必知其為要君也夫子是闡幽之意誅意之法明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干以不順所以正天下之大法也要處在以防二字誅意正在此非夫子不能為此言○又按臧武仲以智名當時然以孟氏之誣以甲從已為孟氏除葬遂有奔邾如防求後既得立後而奔齊齊將

田之乃以鼠諷齊竟不得故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諺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右見左傳

晉文公譎而不王

譎正二字皆以心術言此夫子以桓文二公而較其優劣則然非取桓公正也集註於此有功矣孔子所謂正而不譎者對晉文而言也朱子所謂心皆不正者對王者而言也

侵曹伐衛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集註云皆以證孔子正而不譎譎而不正之言耳非孔子云云也然亦非云云之外有所謂正譎也

朱子於此極仔細於桓公則曰猶為彼善於此於晉文則曰其譎甚矣謂之彼善於此則未得為盡善盡美謂之其譎甚矣則桓公亦非不譎者但未至如文公之甚耳自齊桓言之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之不供而責以尊王之義楚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其視晉文則正矣自晉文言之楚圍宋也既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又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則其詭甚矣考之傳未見楚之釋宋處

桓公之伐楚春秋書曰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書晉文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出於王意非晉召之不書者不罪晉而為王諱也于幽之會分明是晉侯召天王而使之狩書天王狩於河

陽罪晉而不得盡為王諱也○齊桓葵丘之會見于孟子詳矣皆關係綱常首止之盟所以定王世子之位世子即襄王也名鄭乃惠王之長嫡王將以愛易太子故桓公特為此舉其後葵丘初命之詞亦皆以申此義桓公正而不譎亦信矣夫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子路以管仲為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讎也夫子以管仲為如其仁者以其相桓公伯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讎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如其仁此仁字全以其施於外者言不指本心○管仲當時不死而就囚者自知有叔牙在必能為桓公所用而有後功可圖也管仲當時不死合下便知有後來功業在故孔子只稱述其後功見其所以不死者有在也

子路以管仲為未仁此他日所以必死於孔悝之難也子路見雖偏亦見到底亦是偏於好處與忘君輩見到而行不到者有間所以為聖門之學者○夫惟桓兄而糾弟則忽之於糾雖有可死之道而仲之於桓亦無不可事之理

不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如其仁不依蔡氏以召忽來比只泛說為正意蓋召忽之死不可非若以忽之仁不如仲又以為匹夫匹婦之諒則是聖人非召忽矣召忽之失不在於死而在於輔糾若聖人既非召忽則便當為仲解釋矣何故

無一言及之聖人為萬世經常作主如何肯非忽之死而是仲
之不死其是非蓋他有在也○不以兵車盖以其能昭大信於
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今以春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兵有伐鄭
伐北戎二三本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
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
一之也如此則葛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者果誰歸
耶然非管仲之善為謀不能及此
十責曰管仲非仁者與不
前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
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為荅又相之下節為荅不能死
豈字面是非其相桓孔子所說是就他功業說非正荅其又相
之之問也下節只承上節說非為荅簡不能死也正經荅不能
死文相之意自在其中矣○召忽之死管仲之不死正所謂可以
必死之意自在下節歸結如上章荅子路只述其功而不
死可以無死者也然則仲之不死更為是矣
當時無管仲則天下其楚矣桓文之功皆以攘楚六國之併於
秦只為無管仲耳嘗仲連有管仲之志而不得管仲之權管仲
成功過於魯仲連而其識與守則不逮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承上文云仲之不死其功之在天下
後世者如此豈若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而卒莫之知者乎
夫子之取管仲非以後功贖前罪以前無罪而後又有大功故
取之也使管仲而有弒父與君之罪在前後來雖有此功聖人

亦安得而録之

管仲雖有尊周室之功然其實不能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

子吾為東周之意正不然○子路勇者也故只疑其不死子貢智者也故言其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此先儒説也看來二子亦有意見了當時人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者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智心

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僎本公叔文子之家臣故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也

古者生有爵則死有謚公叔文子既死而謚曰文子後來孔子聞其賢有此薦賢之美而稱之曰文子所為如此謂之文子是

誠可以為文矣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若僎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謂之文子不亦宜乎○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説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許之云

如孔文子章是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而朱子不復解文字之義以本文便是了蓋於此章則因其有是薦賢之美事而據理評之曰可以為文豈其無愧於文之謚也故朱子先特解之而後以謚法所載者實之○錫民爵位之説見遠使朱子欲再改集註或在所刪參晉司馬遷無

識多信偽書所謂勤學好問為文則取諸孔文子章而附會之
錫民爵位曰文則取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而附會之其說
殊非周公之舊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大槩謂其彝倫不叙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一般皆大約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孔子承之曰夫如是
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喪失位也如魯昭公
之見逐於乾侯齊莊公之見弑於崔子衛成公之見執於晉人
皆失位也不止是亡國家使昭公為季氏所得亦不免於殺矣
奚但逐也衛成公為晉所執歸之其不死者幾希
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本文
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賓客二字如
何分客似不論貴賤較泛些賓又其盛者然再考之凡彝常羈
旅皆謂客於某所若謂賓於某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見其盛
也○孔子因靈公之無道而又特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固皆
平日之所不與者而又不沒其才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天地之
心也

其言之不怍

有必為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
於大言無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訒意其言之不怍則占知其
為之也難矣註云而不自度其能否縱自度其能者亦自不敢
易如孔子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敏於行者必訥於言君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古者言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陳成子弒簡公

崔子弒齊君陳成子弒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是○沐浴則齋戒矣古者三日沐五日浴齋戒必沐浴故知沐浴之為齋戒也○陳恒弒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請拿師而討之○陳成子弒簡公是時孔子已致仕居魯參見得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所以特為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云不徒朝必沐浴而朝者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討之也○公曰告夫三子孔子因出而言曰弒君之賊法所必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曰告夫三子者○蓋一國之命討自其君出君若能召三子而以大義招之誰敢不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當告哀公獨不當討乎蓋是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不得自專其曰告夫三子者雖之也及孔子出而曰云蓋已知其事之不行矣特將君命而猶冀其萬一耳

之三子告不可是所謂使人可其奏之可

自當時觀之孔子此請亦無益矣自今日觀之孔子此請至今猶足以寒亂賊之膽而折其不臣之心且在當時三家聞之亦

能無懍懍乎故曰其所警之者深矣○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二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者當何如

夫子初間請討是決然要討他非徒舉其義以警三家耳及後不從則所謂非臣之明所能通覩者也夫告者在我從不從者在彼然此一事係天討乃天下之大幾也使當時能從之周室其復興乎孔子此請非特為哀公討其實亦為哀公地也

此事當時自哀公處許行便行得成若令告三子則可否之權在三子而不在哀公矣萬無成理○當時哀公若自許了就令三家出兵以大義驅之三家似實難以不從○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只是人人得而討之意雲峯邾解云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亦太委曲矣胡氏只是聲春秋之義故嚴於辭耳但此說與語錄不合○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出黃氏日抄

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也泛言犯之指諫諍言事君要在不欺君如凡所獻納於君者必盡吾心而言之不敢有所虛凡所宣力於君者必盡吾心而為之不敢有所偽至於君之有過也則直言正諫有犯無隱必欲歸之於道而後已此所謂犯也○子路好勇多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如使門人為臣一事亦是欺則勿欺固子路所不足者至於犯顏一節

如季氏伐顓臾而不能諫孔子亦謂其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犯亦非子路之所已能者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自是圈內註朱子取范氏註只在先後兩字止非打併說也然先後二字亦要看得平正非夫子告子路有先此後彼之意

君子上達

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汙下也小人狥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汙下之地矣高明汙下者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者貼本文達字

君子小人各有所達君子循天理天理自高明故只日進高明去小人狥人欲人欲自卑下故只日究汙下來正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相似各有所喻但所喻不同此達字兼知行○達一也朱子於上達則日進下達則日究上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義

古之學者為己

古今所學之事都同但古今學者之用心則不同古之學者用心惟欲得之於己今之學者用心惟欲見知於人夫惟欲得之於己則亦少有不見知於人者然知不知非所計也夫惟欲見知於人則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此章先要認箇學字然後及於為己為人之辨孔子之時學者所學之事尚皆是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同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人如云官人又如云官之也又如云奴之類所以通問也
孔子與之坐對坐乎坐之於傍乎曰以理度之及對曰二字看
起只是傍坐便見敬他意了不必與抗禮
伯玉使者本難與孔子抗禮但夫子敬其主以及其使乃與之
坐而問曰夫子近日間都何所為對曰夫子無他常有意寡過
而猶未能耳即使者此言觀之則伯玉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
意可見矣使者之言云云子曰使乎使乎其深知君子之心而
善於辭令者矣○人但知使者之善於詞令而不知其深知君
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假如伯玉未能如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
未必許他如公明賈之對亦善乎其為詞令矣而反以來聖人
之疑故集註又曰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人實乎肯認過自聖人以下孰能無過顏子不貳過則未免於
過矣伯玉欲寡過而未能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人
有過不喜人規及人說時又硬要辭開夫不知如此使得心術
畢竟卑了○省身克已即省察克治也省身有過便克治了○
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
履篤實也○光輝宣著只看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
使者出蓋出就歇處
使乎使乎如時哉時哉水哉水哉之例使乎使乎讚言真使者
再亡之者重美之也○大抵此使者所造也儘高了不就事為
上說獨指他用心處說真可謂知言
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都是有裏面工夫底人觀其欲寡其過

而未能且耻獨為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躰有用之君子矣雖不與聖門然考其所立頗曾之亞閔冉之儔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歲歲變新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子亦適然之誤

君子思不出其位

所思不越乎所處也注說為是不必以此位字當上章位字說上是職位之位曾子之位依易象意說與大學或問所謂蓋其所居之位不同故其所止之善亦異之位字同曾子只以一人說范氏則有各止其位意故在圈外

君子耻其言

凡耻皆有羞恨退怯之意故以狀不敢盡其言者此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夫言易至於有餘也而耻之行易至於不足也而過之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

君子道者三

曰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

本文絶不可說出成德字章亦不可說出進學字是進學成德字是范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智為先一則仁為先之意耳非經旨也

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

夫子自以為未能而子貢又以為自道子貢之言是則夫子之言非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戕於阿矣同夫子之

善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智足以知聖人之智也○自責以勉人也此一句不可等閑看者聖人猶憂免學者乎之意蓋此三者在夫子猶以為未能而自責則學者更當何如其猛於用力耶此句要看以字與下文自貶以深抑之之例同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夫子以為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暇之乎蓋急於自治者自不暇於方人也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子貢方人也是一箇大病痛

不患人之不己知

不患人之不己知有能則人自知之矣何用患為此章凡四見

而文皆小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切矣學者須要念聖人所以丁寧之意

不逆詐不億不信

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又墜於小人之計今也初不逆人之我欺初不億人之吾疑然却於人之我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奸而亦不臨事而墜於小人之計斯其為賢矣乎○要見得逆億是有心以迎之先覺是無心而自悟○大註云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兼言情偽者猶大學之善惡不可掩例詞若無意則有所主○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惟其不逆不億故能先覺是誠生明之意則非本意矣故在圈外且誠明二

字亦說得大了語類云與本文都不相干新安先事臨事之說人多非之看來無害非之者非也○李綱告宋欽宗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

微生畝謂孔子曰

微生畝以隱為高往而不返者也故見孔子歷聘栖栖而疑其為佞殊不知吾夫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豈若小丈夫執一不通哉故答之謂夫我之為是栖栖者非敢為佞以悅人也誠以不如是則執一不通乃我所惡者也故不欲望望然去之耳惡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然曰非敢為佞則夫子不佞矣曰疾固也則微生畝為固矣微生畝正是執一者夫子曰疾固其警之也深矣

驥不稱其力

驥之見稱於人舊矣然驥之所以得名則不稱其力之足以任重致遠却是稱其調良之德也向使驥有是力而無是德則人亦何取於驥哉大抵驥馬自然調良盖在馬中便是稟德之最純者也如蘇氏謂馬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此又以凡馬言不可以此例驥也驥亦馬中之君子與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以直報怨顧道理何如耳理當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初不以其有怨於我而不愛之不取之也如理在所惡在所舍從而惡之

舍之亦不以其有怨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舍之也只看道理如何一佀未曾有怨一般所謂直也

存心薄者必以怨報怨至如或者欲以德報怨則又過於厚二者均之失中也故聖人如此開交

以直報怨全不怨人待之已極厚了如當賞則賞不當賞則不賞道理至此方為中亦至此為極以德報德但凡可為他着力而不害義處都為他

以德報德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恩害公義公道上去不得處終是不肯以私害公可厚則厚不可厚處亦難強要厚得必不把法度都賣了然則報德亦顧道理如何大抵天下之事須要論理便做君父之仇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周禮曰殺人而義者令無仇仇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當報者也不可只據曲礼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道理有幾般樣須要斟酌

指意曲折反覆如造化之微妙無窮只在上文云云蓋以德報怨則報怨過厚而報德亦無以加此是彼此俱不得其平了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則於有德者固不沒其德其意固厚矣而於有怨者亦不復記其怨亦未嘗不為厚其於彼此之報各得其平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也夫正含下文意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此發字與下文故特語以發之之發字不同

子貢曰何謂其莫知子也言人所不知子者安在何謂何所為也夫子下文則指言其人所不知我者實所以教子貢也而子貢却未達若達則當如曾子曰唯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而子貢默然朱子是以斷其未達也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裏下學即自脩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已反已自脩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已自脩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外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為已而非有所歆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大註此但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直解到其天乎住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與葉公問孔子章大註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云云同

下學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事久則自然知天立命而萬境洞然矣○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異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得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所能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洒掃應對上真有精義入神處且如數人共坐我坐此你在彼或上坐或下坐或坐而言或起而對此一坐作語言之間其所以然者從何處來盖由心生也心之所以有是布置者便是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便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安得為非精義入神耶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者只緣當坐亦坐當起亦

起但於其理之所以當然者則懵然耳惟聖賢則於一坐一作之間自有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聖人下學便上達如何說循序漸進如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若孔子本意却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是方下學便一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學外耳○程子又云盖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此句亦忒緊了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矣則下學與上達亦須有別方是如權與經亦當有辨但其意總是要人曉得上達不在下學外此其所以取之但聖言便不然

下學而上達孔子還是歛退說話不但今人說得鬧動了故朱子正解云反已自脩循序漸進此都是平實意却於後綴云然深味之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若不下學更無可說上達處便是異端之學矣○幾足以及此此指其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大註謂當時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愚疑此說亦未盡恐亦以子貢平日好為皎皎之行聞於人故特說出不怨天不尤人知我其天之事倘遇顏曾之徒又未必不別說出一段道理也盖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化工因物而賦形然其語雖不一却同是一箇聖人氣象此又不可不知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言其心為寮所惑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若果如所云則子路之得罪於季孫者將益多矣不知如

何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寮固不能使之廢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則又何預於寮故曰公伯寮其如命何

上二句且虛說來必因謝氏註便以寮之愬不行為道之將行以寮之愬行為道之將廢若如此說如何再說得公伯寮其如命何一句出來不可依小註尹氏說公伯寮之愬子路是假以沮孔子意與下句公伯寮其如命何都不相貫只恁平實伶俐說去聖人無如此曲折蓋子路若得行於魯便是得志便是道之將行了○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蓋命以氣言聖人則以理為主惟道之安而命由我忠何待決於命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是為衆人設也

賢者辟世

三箇次字愚意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然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得○小註以靈公問陳為有違言恐非本旨只是要扯来填這一腔子耳違言是言不相合也違忤也靈公問陳孔子是見得他已無道復志戰伐是箕殺他不足與有為故去之耳非有所忤也

作者七人矣

此孔子憂世之言作是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地好蓋國而無賢則將何以為國乎此夫子所以嘆之如宋楊繪言群賢未老求去意繪之言曰范鎮年六十有三吕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

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子路宿於石門

晨門意謂既不可為斯已而已矣而孔氏尚欲為之乎是譏之也盖未知聖人耳然其言聖人則非其自處則是勉齊此兩句道得最好

子擊磬於衛

當時自是衰世而孔子憂世之心不能一日忘故於其擊磬也憂世之心寓焉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聞其磬聲而知其有心於世乃言曰有心哉你看他磬聲乎非是說他猶有心於聲磬也此未有貶意○蕢草器也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便是可用以盛物者且與孟子我知其不為蕢也相協盖蕢佀屨也

荷蕢譏孔子曰何為如此硜硜然專確執一不通而不能適去就之宜乎夫人不知已則當斯已如深厲淺揭可也今天下既忘乎已而已猶不忘天下乃擊磬於衛如彼則是深不知厲淺不知揭誠鄙哉硜硜者乎硜硜亦專確之意言胡為猶戀戀於斯世也○深則厲淺則揭舉詩詞也正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例不必說詩云或有以詩不云乎一句過起然畢竟也是詩云了

視天下猶一家兼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又切於一家矣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考之書只說命上句云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此便是書云云了不必要有成語朱子不解書何篇者以其無成文也○諒陰若依孔氏胡氏邢氏則諒為信陰為嘿而於不言二字為重復矣當依鼂軒蔡氏說諒者梁也闇者倚廬之廬也方知書所謂王宅憂諒陰者為合而於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尤為有證○大註云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此與覺軒註不同蓋未定之見或說古之人皆然為天子皆然君薨為諸侯亦然不必從總已是百官自總已職連他衙門大大小小事都總束上一聽冢宰之處分

君薨既兼天子諸侯則百官亦兼王朝之百官與侯國之百官矣○子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胡氏說與大註不合故在國外非總註也

上好禮

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無一步離了禮如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矣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矣以禮驅之何不可使若自家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末言○禮達於下是觀感也若說官府之政學校之教便是好禮處非禮達也乃達禮也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要依荅樊遲章就上人本身說不可依饒氏官府之政學校之教說然其達於下而分有定則民易使矣然亦不必全依輔氏謂上好禮則品節詳明而誠意退

遂故觀感於下亦皆安已之分云云如此則禮達分定意思又不
見了○胡傳與賢者貴於與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
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此可見為國以禮道理矣
夫禮與國相為存亡者也
子路問君子
子路問君子是問君子之道如何如顏淵問仁意思下文所云
皆非君子不能也
脩已以敬是工夫及子路少之而告之曰脩已以安人工夫只
在脩已上安人則有不在我者安百姓亦然然方見聖人詞意
之周至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但求諸近則遠者不外是矣蓋其

充積之盛自然及物也豈是我脩已特地去安人又脩已特地
去安百姓耶
脩已以敬此一句兼大小包遠近在其中雖未曾說出充積之
盛意思然亦不是只說那小底脩已以敬此一句徹上徹下
下文脩已以安人脩已以安百姓則是因子路少之故就那充
積及物處來說○脩已以敬兼內外動靜而言只在一句便都
了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并其效而言之而曰堯舜猶病夫者須
要真見得
脩已以安人脩已內有箇敬蓋脩已以敬而極其至則靜虛動
直何所施而不當故百姓安○人惟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
事皆不當此脩已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百姓舉天下

而言○程子註要詳細看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舉之惟上下一於恭敬者我能敬則人感化亦皆敬不獨我能敬也此自然之理故又兼言之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也○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和氣充塞於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英又鍾為四靈如禮運所謂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皆在宮沼者○此躰信達順之道和只是一箇敬舉其極功而言故曰致耳能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程子此言學者須把做箇第一大題目看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是字此字皆指体信達順躰信達順即敬也○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誠則無不明矣心

胸越開朗義理越明瑩以此事天享帝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惟聖人為能享帝之故其如視諸掌乎之義

尚書三解兄恭克讓節云天地萬物本自同躰自夫人梏於有我之私而慢易驕放之心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為二惟聖人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真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堯之允恭克讓皆其實然之理至誠之充塞者也愚謂此義微而難看人惟實不到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者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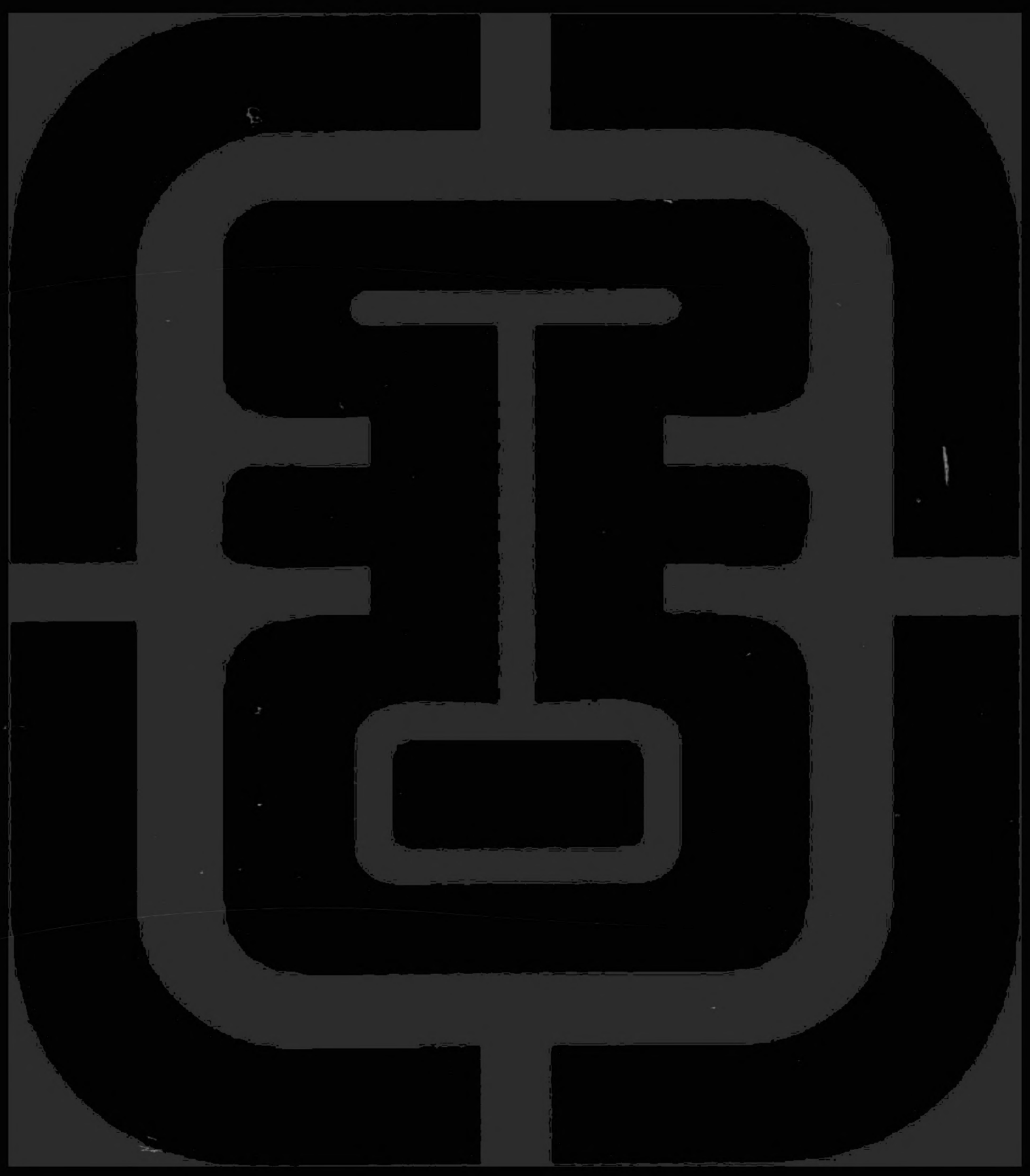
原壤夷俟

子曰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遜弟及其長而成人便當有以自立於世使人得有所稱述今也自幼便驕惰壞了幼而不遜弟及其長也又只是碌碌庸人而已長而無述焉如此則不如早死免得久留身世間為風俗之蠹乃又老而不死徒足以敗常亂倫是賊而已矣既正言以責之而又以杖叩其脛責其夷俟也

按檀弓原壤母死孔子為之沐椁而原壤歌孔子弗聞也而過之如今乃責其夷俟如此之嚴何舍重而責其輕耶盖數其喪母而歌則原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蹲跧也夷俟既不立又不正坐○又按檀弓下原壤母死而歌夫子為弗聞而告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壤之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狸首班謂其木文之華如狸之班也執女手之卷然言沐椁之滑膩如執女手之卷然也千載之下讀此歌者猶為之不忍看來亦不必責他了此在聖人則可耶

闕黨童子將命

闕黨童子在聖門下聖人使之將命夫聖人所以使童子將命者其意固自有在或者以為此童子必其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故問曰此童子是益者與聖人因道其所以使童子將命之意其意正與或人所疑者相反然實所以益之

也

禮童子當隅坐而此童子吾見其居於正位也禮童子當隨行於長者而吾見其與長者平行也夫不止於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如此然則此童子非求益者也但是欲速成者也蓋求益便當循序依禮言此者以見我所以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